或

朝

文

渔

图 月 と IEI	軍拳記	應 弄脆仙溪江	贈中憲大夫退澤金公墓誌銘	山東平原縣知縣梧岡叔墓結銘	九曲游記	游白雲山記	通洋宜防倭患議	陸 亲敬義山浙江平湖人康照丁未進士之林	温野忠公忠烈傳	羅舍人入直西清序	樂布論	松永仁統留山江南無獨子監助数有的横山房集	卷二十一	國朝文滙甲集目錄
事	ナニ		+	九	٦	五	TS)							

as weed with	14748631414	eryenyanin	(Depole 2015)	s over our di	Stirtund.	i Wester	room to de	disalene si	arsasadis	(10 A)	osvara	e populari da		reitra ita r	igravajan
國朝文匯《卷二十一										逸老園記	募修龍王廟序	清松齡字柳泉號留仙山	察氏傳	卓屯田傳	沈光禄傳
目錄			•											ۇ مى	
***												• .			
國學扶輪社印 集										三 十	ニナ		ニナへ	ニナセ	ニナ六

奏之牛馬踐之甚而僕妾奴隸交相戲儉難或含怒積憤恐話匿怨裂此切齒老死 夫士之遺達不偶智出人下如羊觸藩進退維谷者矣。一時威權赫奕之徒既養土 是也少年日汝能當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雖弱何難戮一匹夫以殺之無益故終 長阪廣谷之下而終不獲一沒宵中之氣可勝道哉余是以謂辱身易快意難也樂 千百其間快意者殆無一二以哪相王侯之爵位誠不可以操券而必得也余嘗悲 忍之脫使范睢野血肆罵觸其怒以死與韓信手刃少年於市而遠危禍安得位至 意難辱身者人辱之快意者自快之也有不得不辱之勢范睢是也當都翻卻直之 丈夫子。然布當困阨死亡之日,誠不料其及此乃一旦僥倖萬一報德滅怨以是攝 將相對列王侯樂於當時顯稱後世報仇雪耶於轉盼間哉然而豪傑之士母身者 死地折骨指齒置則更減佯死而不敢言恐言之速其死耳有不可不辱之時韓信 樂布之言可窮因不能辱身者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者非賢也然以極極的其日 國朝文匯《卷二十 語人曰快意快意夫何可為賢也不知天下富貴之後忘棄故人恐言其情態以德 國朝文派甲集卷二十一 布始而傭保繼而奴終而囚辱之已甚卒能拜都尉為燕相封俞侯豈不赫赫然大 樂布論 國學扶賴社印

是潦倒羁楼罕有知者。主人亦不求知也余曰夫既不求知也盡歸爾田廬子。僕曰 為怨者有之更且厚遇仇響博長者名以顛倒是非者有之此皆思怨不明者也能 朝廷多途用人僕的且就一官邀升斗禄免茧於鄉里小兒亦平夙心君何輕言歸 主人慷慨雜家與主母決誓詞謂當肘懸金印行朱拖紫拜父母堂上已而扮小主 几榻蕭條僕多饑色是時舍人他出余詢其僕只願主人何至是乎此地多貴人長 般天寒風延骨。夾雜牛馬問輔賴殷殿心目惶感薄暮始叩舍人亦見其做惟破隱 齊之人俎豆之不挑然則後世立樂公社者其在斯縣其在斯縣 别去越數日再時余將放舟南下問告人何所屬舍人無言但日東望會穩煙掛着 者置不能惟朝夕是謀事僕臣主人素自處每朝懷一刺出門至暮無所投克返以 葵卯冬余從友人入無舍館之次日間舍人文戰不利留長安未去急往訪之塵沙 氣於房韓之中。爾主人抑何壯也越一日得陪舍人舍人治酒熟市。酣嬉淋漓然後 也余愀然曰今人作別妻多歸先計期行先計日擇吉治裝聽酒祖道戀戀不拾短 明恩怨者行三代之直道生則可以賢死則可以神不然布有何殊功茂德報使照 之頂鳴咽不能聲遠振衣而出挾空囊撲被孤身寄五千里外今雖下第尚喜 雅舍人入直西清序

號令則轉相告語父老以稱道新政者其相去不既天壤哉又見進士初作吏者類 忘情於家也盖有大不得已馬舍人尊公作官淮南士悦民懷久於其職中罹禍寒 蒼雲山漠漠為我殷勤致之甲辰歲秋。舍人遂得官。余己已春復至都門以酒質之 張方射雉兔鳥獸駭然為大笑而返夜歸讀書童子論若到節動至達旦自是余列 山之中。雖大閒寂水鄉屈折魚稻肥美余當濯足溪流裡歌横發舍人 費雨大人資產長為農夫以沒世大人何賴有子哉以故發憤而至於此也今舍人 出入金馬門左右宰相給天子筆礼戴星而越口沒而退食凡禁密之地大臣議事 耕種力作以為體粥教子弟讀書益勤舍人既然與起口余少年於氣節篡交游破 起家縣合始任刑官幾經遷次猶不得望承明之門踏清華之運舍人可用是自壯 之堂中外不得與聞者舍人先習聞之以視偏州下里由士小儒誦通都大邑條教 坐逮吏議北法曹白其冤而已狼狽不遑矣樵家東歸僅敝盧數椽将田數畝家, 吟漢唐人詩歌樂府及宋元詩餘小説暇則彈基射覆以成婚樂繼而讀書館塘萬 四已補弟子員余年十五尚寄籬下舍人學舞劍與發時姿翰濡墨狼籍几案余好 矣而植以出身大学為感毋乃過與余與舍人垂髫同學始讀書公路浦舍人年 回子可以上報父母下慰妻子矣舍人於是具述其由而繼之感泣余知舍人向非 、入長林豊草

故家食推折乃其常耳告則恐傷親心也鄉里諸兒咸以醇謹就公公赴縣應重了 温公諱瑞字寶忠始名以介亦於之烏程人世居成里塘太夫人陸氏以告節自幻撫 今遠不逮舍人矣舍人致身青雲威食朝廷麋禄給錢若干茶願二人光龍問里內 夫人只爾小子幼年結納願始終不渝窮達一致有如古管鮑交因各受命唯唯分 移七箸退就坐兒又嗔曰。吾家坐也公唯唯就階除食記無愠色歸亦不語母曰吾 之策有內顧之憂缺室家之散絕風雲之望舍人則曰子時不利也非才不售也然 於夏畦所入不足以養親所得不足以置座時人非之笑之以為鬚眉長大無資身 第稍熟雅子雖致用未宏而尚禁斯赫矣獨恨鹿鹿如余者四方餬口。古耕之苦病 前代於西掖近侍之臣尤加優異凡有殊不皆敢禮部應春秋雨聞貢舉登進士高 捏則為部即外授則為郡佐人生讀書之願至此稍償其半又况 宏通典瞻期於自然中節而止舍人素以兄禮事会会得以猶子常拜見母夫人母 庠吳中。隔两載復往曾舍人於山陽讀書鏡林署中。舍人折節好學。臨釀老成為文 之就塾師讀書題東舍兒性頑點見公據紫飲食軟據臂睨視日吾家紫也公唯唯 則人生知己軍多得乎哉故於其入直也作文以序之 國朝文匯 卷二十 温質忠公忠烈傳 聖朝用人超軼 國學扶輪社印

玻籍實與已同為之谷嗟嘆息做一老人扮計笑謂曰温璜即君也公醒而然**愕**以 試勘陳氏外家衣發垢稅僕輕之呼回。我者爾主公整樣潤步。洋洋入就坐上外家 為神人指使不敢追亟籲禮部題更今名遂獲提崇禎癸未科以二甲授推官得徵 的悔心公恬不為意樂止當禮氣宇壯邁後縣試置第一。外家私喜目躬兒能文幾 國朝文運一卷二十二 開報慟哭伏地写臣不能從死地下忍苟活人問耶欲伏刃死之茅氏司君父大仇 刀公主斷傷左臂次刃貴妃及所御者然後擲劒悲愴卒走堪山下自縊殉國難公 年即丁太夫人憂哀毀盡禮服闋何應赴禮部試時族兄體仁為相國東政朝士嫉 坐失佳将矣是成補弟子員窶落不能婚太夫人窮殫晝夜為維續積錢完室家事 州偕繼配茅氏壁子女之任所公下車平反訟敬得兩造情質不喜深刻眼時與都 人惭愧而退公為孝康七載相國致政歸始上公車。至長安夢閱榜無以介名獨温 契投於地可叔姓至親不思引分就說乃效市并較量雖缺衛不為祖宗罪人 之公既然已吾清白人何苦坐權要累進身而犯眾忌耶避跡不應春官益下惟發 公亦出就館裁歸持束脩悉奉太夫人前年五十二積學不倦舉崇禎丙子鄉試是 士敦勵行義講求學業會甲申之變流冠海京城懷宗皇帝侯皇后就經掩面手 沈酣於先正制舉業族人有因田屋軍累歲不决各推恭契赴公求直公裂券碎 CARLE /BLD へ哉な

夫願竭忠婦不引節於義安乎。指天作誓願與公殉死一處弟窺兄嫂激烈勢難生 還味噓泣涕而別新安同官某某以功名求誘公峻詞拒絕旋手書一紙區分後事 藥動飲食公擯不許進遂以忠死於己酉之九月二十九日年六十一。 香民汪正本 攜幼子託居停方養重係置戶服朝服北面再拜拔劒手刃茅氏次及長女族德俊 矣從弟以中勸之歸公曰吾守土臣義當與此地為存亡汝護持嫂氏挈姓輩還里 師掃荡流氣下江南諸郡瓦解公乃退居渝坑回君父之仇既報吾今而後可以死 未報徒死無益也願公稍延性命的偷飲人之請因乃整頓疆字防遏土寇速 政群也 習與業應試其弟以中遇余於吳江董孝康曆家含淚乞傳余因低徊忠烈之風不 先公早及繼配茅氏生子郊學於田間以承父志李名祈留新安亂定僕人錢之歸 **迺自刎頸血淋淋濺地因連刃手法破喉未死目炯炯不閉其帥憐而救馬俾致醫** 門毋以余為念也弟迫嫂氏就道嫂氏飲祖正色曰。夫死異鄉婦歸故里於心忍予 方時服等具棺象成禮而險合殯公鹽茅氏淑人與長女葆德復祀公於二賢祠因 公故更祠名為三賢。迄今新安歲時奉祀不衰云公元配陳氏生子旨及庠生夫婦

兵則有七萬三十之衆是以七十三人擒一人而不足有是理哉况父老相傳真倭 止一十八人耳。徐海以新安無賴通洋貿易質本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輩誘 櫓之設埔塹之防可以堅守而力拒即如邑志所記虚張倭勢不過十人而召集官 前代倭患在嘉靖間不僅被於湖巴即以湖巴論倭屯清溪不過沈氏兩宅非有樓 海是大不然凡人之有恒産與恒業者守墳墓樂廛肆有田者供租稅有丁者供力 千縣之間釀成東南一大害也而其原不過起於通洋貿易之徐海一人甚矣通洋 單衣而扞鋒及至於汎師水哨皆同兒戲調至客兵土兵不諸川原形勢而且先有 亦足以權子母而收息倍徒矣何至泛不測之淵人餘鯢蛟盛之窟以求藏餘此其 投皆良民也即逐末而從事於商販南走關馬北走燕秦遠者至於滇池遼海而上 洋亦生財之一途貿易者什怕其章皆挾貨求贏以自瞻其父母妻子安得人人徐 倡亂驅煽沿海貧民聚而為寇吳越財賦之區承平既久民間累世不睹干戈豈能 之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可不預為之憂也或可氓之虽豈解不謀利通 几肉居民之心無異於賊將不識兵兵不識伍宜乎曠日糜餉縱賊流毒於數郡數 人公素行無賴者也必生計涼薄不豐於商販之貨者也必嗜利忘福貧根而不仁 通洋宜防倭患議 甲

呼盧同胥及溺是以贏餘之財存於被仍失於被或至盡喪其所有如向之徐海軍 博家比比而是貿易者本少利多又素性很藉不自惜其實即所獲不甚饒而挟妓 往來數數玩易波濤又聞日本風俗出入佩弓男女雜貨飲食之费倍於中國妓館 僚住於一般者也必斷梗其身。視其父母妻子如路人者也通洋之徒本非良善。而 歐之聚散不以故國鄉井為念久相忘於法制禁令之嚴又且喪其所有窮困無歸 旦之獲則亦何事不可為且涉大海如在席習見夫獲悍佩弓之俗浮浪倏忽岩鳥 嗟乎。夫人而嗜利忘禍輕其身路視其父母妻子。貪狠不仁武不測之險以徒体 其故轍耶然則敢亂於既熾弭亂於未與利害較然可見廟堂之上遠而未周身任 類而往則彼中無點者流交相煽誘亦可以因導而來向所云真倭一十八人者非 盗耳而謂凡今之人通洋貿易必無若徐海輩者辱敢信耶或又以為倭俗饒於背 樂與島倭為伍逞其邪謀入冠內地。祇因貪利而進喪其所有窮困無歸乃激而為 國南文图 美二二 封疆者不宜宴然而處堂也封疆大吏周而未悉各任濱海民社之寄者不宜忽焚 財未嘗閱入為盜此亦不可恃也良措共產易地皆然中國情利忘禍之人可以聚 更何所不為而尚有忌惮哉被徐海者始不過一通洋貿易之人非素有不敢之志 如之灾而待焦頭爛額之客也康熙初年以海島游魂未滅沿海防兵康飾日久立 Ŋ 國學扶輸社印

界速民禁及採捕議者或謂損魚鹽之利絕貧民衣食之原然不出數年投該者接 義助之財負者莫償索者通迫相迫不已至於相雙兄為此者。皆所謂素行無賴皆 謀於是洋禁大開富家巨室争造貨船游手情民競充販客微貨所挾倍息相期往 能直陳利害破塵情而罷其役但許濱海細民給後捕魚凡通洋船隻一切禁之則 多蹂躏之禍所謂利小而害人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大彰明較著哉愚謂封疆大吏。 嘉靖問故患則徴兵調鉤費數十倍悉所入之課而不償而點黎有殘害之厄地方 夫開洋之利稱貸於豪富者美餘於持權者侵蝕於胥吏者各取什之三其歸於國 復其選界許令結沒捕魚可以厚民之生矣而言利者遊進通商貿易充裕 寇悉為安插之編戶此計之最得效之已收者也海寇既弭。 必資內地之栗以為生濱海奸民受其白銀聚米於家則日相濟及以被掠報官官 課催什之一而已下取其九上取其一。利無幾也數傳之後承平相智脫有不處如 利忘福恐蹈不測之險而路視其父母妻子者也其情其勢不易驅而為徐海軍哉 日夕惟盗是諱而何暇詰其好食不乏寇不消自選界禁後粒米不得入於海而海 **踵海気遂息以所損之利較所省之餉果熟蔵而孰証耶寇在海忠不能自耕而食** 而獲利則貪進而不肯体的失其資則流湯而不能返或負豪門重息之儀或親戚 ,朝廷乃下寬大之詔 國課之

國朝文匯 卷二二

其年某月某日置買某货向某海口登某户船速其歸也又一一報明而注之冊取 其里長两都結狀其隻身無賴貴本不足者不得借往則來去可稽虧盈可驗改湯 之心有所顧畏而好應之志未敢萌芽雖非永安長治之良規或亦防患詰好之中 察數地方通洋貿易之人照山海關例報明姓氏居止編為一冊冊內註明某人於 内地之奸謀無自生海外之邪緊無由召此上策也否則顯立條約粮諭所屬有司 國學扶輪社印

游白雲山記

策然而杞人之憂終未能已也

該都會之勝觀也今不可復親矣然而風景雖殊山川無異登臨之事客情之所不 二十五日。傳為安期生飛昇之日。無少長貴賤男女軍聚而嬉綺羅成惟車騎如雲 棉逃積壑衛秀松竹楓棉之屬交柯壁除對對葱葱仙字花宮·七十餘所成之七月 客有為予述白雲之勝者可此廣州城北之鎮山也拉城而居有愈張之勢馬問臣

平城郭而滿然有嚴谷之與矣過三元里往者而潘攻城結壘於此今其地好落成 能廢也時惟仲春下院之二日精陰初照寒煩適均約同志者循廣州之西郊遊運 以北於微陽淡寫問望城中越秀山林木靉靆越王臺對時於外龍煙障察足未遠

聚而塚於相望得無有憑吊而生悲者予,北行十餘里乃際山麓石退城城而上

劉明之涯人卷二十二 南度一道殊峻約三四里東下為水簾河徑陡絕俯視心悸兩僕上下相极若猿飲 宇各五极垣後有九龍井形圓可三十圍水深可六七尺井以外石麓方池鏡寬又 萬元伏處其下。而煙霜浮蒙難以指數遙望虎門山亦茫然不可辨也寺前後二字。 過此經漸坦緣淺潤東北行即竹扉而入為源泉處其主僧則向所遇於景泰寺者 接臂而後下。嚴下一僧結廬獨居仰視嚴石處此片等此此作前陸狀客難久留也 傍乃直南趨捉極徑殊陇不易下。喻石澗復入嚴聞屋出所擔酒核小酌遂來與而 餘水藻鮮碧魚鰕泳游可愛然寺粉建未久井以上灌珠不可登求所謂白雲洞宋 潛溪所撰白雲師碑皆無有也出寺望安期歲則隱於岡下不可見見監輿在草徑 **约公白雲寺此則山之正峯馬珠江環流渺若標帶戈船百數歷歷若點石五羊百** 牖東南向中一室設安期先生像椽棟之上偏額無餘隙越人祈嗣於先生者有驗 二十餘丸轉而西為景泰寺。上下二字。宇各三楹堂處沒矣丹粮未建也僧出若飲 也花石丝清可以坐息室内有伍銕山先生絕向一幅吟咏數遇如見故人流連久 生飛昇石也與人謀午食因尋舊逕以北歷重阜踰石梁竹聲偷偷緣於崖閉實略 也下俯崇岡遠眺大海。一山之境此為最勝嚴峭起十餘丈其頂鋭外而覆下即先 稍坐返舊運防高問約三里許越白雲寺先到安期嚴嚴構小屋六間懸崖倚石壁 日本 子子 一

未深出利盡毀新字斯築所以游陟者不免動着凉之感而之驚炫之心也然有石 盖天與之以境猶藉人力以成之也兹山固有鄉遊聲秀之勝矣而古木見伐新林 常之觀故必林木箭聲樓閣連屬使游人入其中。應接不暇而後可以擅名於字內 故快然也倘出自東郊以遵蒲澗從而之水簾洞安期嚴米有不苦其難阻荒廢液 延衰二十餘里踰越嚴察攀珍報阻極登頓之勢歷荒廢之區乃始出而臻乎蒲澗 於澗之濱劇該暢飲盡酒而止爰戒歸塗則已在羊城之東郊矣此游也自西而東 察為香積廚雖非叢林雄利而氣象甲於白雲兵僧德若清雅有林下風謂予的昔 可想有泉可的相與訪仙靈之遺跡攬海若之治然亦足以盡 頓而返者其於白雲景泰敦過而問馬凡近乎城郭之山恒不能盡坐奇之致駭尋 高崖木棉如丹交錯其中。截柱清芬聚人衣被堂之右為地藏殿殿前為寢室為茶 雨藩攻城積軍儲於寺。寺故不致毀馬山門之西即蒲澗泉泉之上有亭一區為游 刻蘇長公話門内為正殿殿後為禪堂堂之左為客座座牖北向著松修竹垂綠於 之與而南約二里許復折而北至滿澗寺。古格結落廣數百武母階而發左壁有石 Ē (宴樂之所茂林交映山鳥時鳴於此流觴修禊應不減山陰之蘭亭也於是聚坐 樂事共同游者錫山朱司馬晉白。王明府漢三米子子蓉沈子行可表兄譚及文 E 之游觑稱客中 一世紀、本南、本七

一夷君止一象所謂彭經二子曰武曰夷者夫異據予樓之後高堂寢室所以待貴游 大王拳時其西北城然一巨冠故又呼砂帽拳也次日故榛東行入會真廟犯魏王 婚像相傳宋時營美中。建此以延玉蟾也綠溪東還望萬年宮正負慢亭攀若展而 者也拳後大小二歲皆以親音名甚無謂沿溪古木陰森凌衛綠花於綠楓之上又 及予共六人而漢三攜酒果看核為東道王人云。 子審其象張目如怒有夫人配祀中元日。鄉人賽社於此也問徐真人轉雨樓妃己 千年物也循樹理西行見溪山一覧坊入而北扁日昇真元化洞天古楠列植修挺 國明之重 卷二十 久循宫牆北訪宗子相祠惟一石碑即豐草中也午餘幼賓與廣文鄭文甫偕玉文 西灌养埋造云是四賢祠故址即一曲書院也又西二里許。入止止庵祀真人白玉 張子幼賓而處道人先導余出宮門展眺隔溪獅子峯横踞於前即昨之品首先迎 而郵傳改設仙霞軒筋罕臨香火寂如也是久宿道人虞嗣唐齊中次及遣人開於 可三十丈石橋方池左有龍井正殿榜曰沖佑萬年寫祀三清殿後為樓樓下祀武 也入新橋橋比石柱猶存折而北過溪口登岸老樟夾徑有大可二三百園者真敢 自建窩絲心凝西行四日。入崇安境至雙門攤一拳品首迎於前舟人日此獅子拳 九曲游記

木如船尾狀所謂仙船與虹橋板也小截峯與鐵板境東西相對吐橋板亦與翰墨 鏡臺举在其前若可坐而照完發筆在其西若可挈而取虎嘯發蹲路形似又在其 掛數樣。在昇真洞上使人飄飄乎欲凌雲也是為一曲。稍南而西。玉女拳横時漢石 字甚多。西有鐵板嶂高與幔亭将若大王拳之左右翼也望拳趾三梯隔屋相接新 前擔酒肴相的避遍快該如故相識火口駕一般一後載一竹兜以西湖水光石鎮 144 時設御茶園園內有通天井。井泉甘冽使者暗都則建城泉亭、紫教時致祭鳴全數 大藏拳亦有木板如小藏然相傳拳腰石洞藏仙人蛇骨可出以精雨今則不驗也 石相對也是為二曲。折而西有會仙嚴升日華。車錢嚴上升華皆在溪北折而南為 西凌霄三才二拳錯綜互列也至女三拳高下角隨合而實分非折南望亭亭但見 僧結為終月臺可坐雜植梅竹松桂必適可居也是為四曲西折而南有屋角露於 十三五河下有卧龍潭相傳許在陽斬九蛟有其一使伏於潭也又西李仙嚴下元 中心以野鳥所無相傳產鷄數百狀如鷓鴣飛樓其間嚴下有金鷄洞相傳洞藏仙蛇 又南仙船仙機二歲即小藏之首是為三曲西折北向者竊窜嚴嚴上多穴亂草積 以喊之製茶則泉盈製畢則泉酒今園不復設泉亦不靈也溪北南向者小九曲有 一峯。其峯北高南下。下二峯為高者所掩也又北有小藏拳大板十餘架於屋隙二 17 (FE) 17 7 7 1 1

滿發不可踪跡 ·峭壁之崩者天游觀之森天閣也稍南折而西五華隱屏接首三拳列時於溪北脫 掌軍北行拳色紫棋其高際天平若砥遠石痕如印数十巨掌故名也拳廣延一 對天柱二峯相對於溪南天柱拳下。即更衣臺相傳魏王子震飛升處也紫陽書院 親南為一覧臺臺前俯視三台拳中高左右擴即隱屏五華接前之背也五華在東 餘臣石隱路鎮曰天游門扩而南循仙掌首節鼠嚴度胡麻潤循磴而上為天游觀 恐不能解其各也是為五曲由接箭西扩而北為王文成祠又有茶洞在諸峯峭壁 天子崇儒重道使紫陽書院重建特新可云威典而門垣傾毀棒葬充塗崇安博士 正負隱原有 成極徑百級僅容此非登臺熟察不辨也是日午後雷雨大作景象異常雨後望東 與隱屏相離隱屏接首的有頂踵而勢若聯屬登接首者置梯隱屏西北隅緣仄最 之內平曠坐電可以結處洞外石壁鎮陳幼溪雲窩贈當詩可讀舍舟乗竹完循仙 幕文前別去。余宿觀內小樓未明起觀雲海則大霧迷浸混治無物惟一臺一我臺 險者曰鷄胸依居為門架木為棧喻之以防乎龍脊龍有者自為容石分兩華閉 災 南諸峯轉側變幻幾不可識而大王拳在臺之東北傑出羣拳之表名與實符也將 明之重 卷二十二 御書學達性天賜扁按志山中諸學之字歷宋元明共十有六區皆

一貫不覺其險也南望齊雲拳森秀魯養不復作暖削態山田綠苗交錯於确谷西望 在几席下也午後幼賓偕道人陳晉仁僕者朱隆俞俊輩登接首余恐機觀之如孫 臨壑谷之深隔厓樓亭丹碧煥眼其棟宇皆像厓而構厓迫以木度板擴之心之岳 僧拉敏易以此二三石鼎立於山頂是為八曲於是議舟水次乘竹兜循山麓而俗稱三数峰然心三石鼎立於山頂是為八曲於是議舟水次乘竹兜循山麓而 為六曲。東舟稍北踰下神阜而西折遇上神阜溪北有三仰拳拳有碧霄洞洞有丹 選而詢之時險於拳之北復坦於拳之南精爐可棲清泉可酌若可激節可如也是 窄徑崎崎兜步兼防過三立拳背,白雲出沒頂上轉而東行的三四里,與貧當之隙 子嚴之勝在會奉密樹中未易見見者口筍洲數樣構於山腰出於林抄可望不可 并相像白玉蟾煉丹所也是為七曲。稍南而西有鼓樓嚴鐘模石皆以形似名而鼓 之升。如蟻之附如猿之引。如鼠之街既登則穿林入室游行之樂觀者不得而知也 側修竹數竿也候竹兜不至登森天閣東俯溪灣指昨日舟中仰望處昇日諸拳皆 道院也一道人一釋子分戶而居午飯說對茅岡貧而西望靈奉之雲度邱公之般 即聞有逕通 不啻鳥之集也医除亦插木板如小藏拳亦有洞藏仙蛇今之鼓子嚴即古之石鼓 循問道以臻乎白雲洞洞僧方摘茗焙製其楝宇亦依厓厓視鼓于峯廣三倍高而 小桃源水眼尋也溪南有煙際拳頭溪北猴藏嚴相對又西有三立拳

星却民屋数百家遠溪如喘月斧洲馥之似乎别有天地非人間也回顧時告所經 是給今因於徵求售於僧并於富室官中舊有三十六房今僅三家及炭乎有不可 由盡當回我瞬息放溜拳嚴若失不暇與之流連也至下神舉策杖而發有漢山第 許即向所職丹處是為九曲而昔者通自九曲轉游八曲也食與未順同游者告以 歷石夾之身固有所憑然亦不敢俯視追避盡仰觀信此身之從天而下也乘兜里 整豪房嚴閱俱有結構洞之上正承仙鶴嚴嚴即大王峯之西偏峭壁無者草木不 上可五里許至洞口侍者將命延賓入道人不出户敬圓牖與客揖相對寒暄告余 存之勢也次日。用道人劉虚中鍵開紫雲洞得養生術遊訪之由止上庵西循徑而 嗣唐治酒與張幼賓共酌因言九曲之拳嚴厓洞所產惟茶羽流得以棲息亦惟茶 憑高南望而更衣臺在溪南登之可以北眺不意阻雨尤廢然也未慕至萬年宫奏 之或半勉或數兩翼其味之有别也欲登更衣臺竟以雨阻蓋向所歷皆漢北之山 僅素練文餘廢然而返復至小九曲向山僧買茶茶産拳嚴之上為佳余所至必構 之奇拳怪石岩敏之筐篋不復出以示人也以雨阻二宿雨歇歇雲闌出仄迎如終 以神氣清虛滋味淡泊為主蓋近於理而非術也又上至復古洞釋子居之佛殿新 扁晦翁手書地勢既卑竹樹交密登小樓一無所見出門望天游瀑布於石罅間

衣旗易而燎之雨止通远則幼賓與湛石初不遇雨也次比欲至水簾洞上下金井 舊徑逐烈風震電湖淘交集將至止止庵雨縣如矢亟趨避衣復沾濡矣吳道人出 伯昏無人狀以示余也道人處湛石構室拳頂送幼賓同下。由間道回。余與晉仁循 者然朱隆至中梯而止回下瞰心骸也余坐以俟二人下即晋仁故倚中梯之趾作 国南文图《表二丁 勝者在山水之交余固己盡其概又何嘗不自慊也故記之 又以雨阻園中今歲六月前雨火六月後雨多游山不能盡與亦若有限然九曲最 皮板以應由中梯之松達上梯之趾危尤甚,而晉仁先之幼實踵之若飛鳥之刺雲 偕晉仁往登馬取徑復古洞後朱隆亦隨之去下一梯東向倚嚴為級三十有六中 泯沒是以有誌銘之作是將以語言之際傳其人之生平,非細故也其言傳而後其 生壁上有鶴像如畫故名殿之前正對昇真洞洞在大王拳下。三梯側峙可望幼賓 岡叔之誌銘來屬予何人斯敢附作者而以銘吾叔淮弟之言曰今之大人先生擅 人與之俱傳故必學成名立檀者作之林者乃可任其事而不能宗弟淮以尊人格 人有隱德茂材足以稱述於後世而懼其見聞之不齊傳道之弗實一再世而遠以 禄北向植趾於崖之隅上下四旁皆空際為級四十餘上一梯亦東向僅十一級 山東平原縣知縣梧岡叔墓誌銘

皆人所不能為者而形格勢禁卒以獲該公與先君同鄉舉因得飲先世稱兄弟行 為適逃較骨嚴蟠蝕其中。積弊浸淫公欲一旦洗滌之發好摘伐不避强禦其所為 去者凡四人公至揮前四令回誠知材劣不足以繼諸公後然諸公事皆我事留替 往不拘以文法州刺史既多賢者又無若後世之聚卵置基以加於其上故守令得 而其志堅確不移如此夫吏治可稱其者兩漢其時朝廷重親民之選父任責成往 天下事皆避其難誰當監根錯節者惟內問我心無疾馬可也公早知事之不可為 予執猶子禮事公庭及夏請假歸浙假道平原公飲予酒輒自嘆不免己而慨然曰 滿三年即被斥又三年卒於濟南容舍享年五十有六平原齊剔邑前令註誤不得 計偕十五年。乃登進士又越九年。始謁選知山東平原縣事時年五十有一。泣事不 著作者如林。顧必有豐功偉代高爵顯秩其子孫乃得造膝以請馬先子官止一縣 即用上圖》是言上 公以冀自全此俗吏態余不忍為列狀上請盡釋四令去而以一身受其意邑四達 傑然過於人意氣慷慨遇事能住不屑屑為退讓其賦性然也年二十七舉於鄉田 桐鄉人生而題異南四歲能以黃槐丹桂屬對讀書目數行下傅學强記文章議論 又不可以沒舍我兄其異屬予喟然久之而不忍辭也梧岡公諱費錫字大勝世為 令又被誣不終其官雖有大人先生哀其誣而欲賜之言淮無由以請而先子生不

為銘曰。 予謂此士君子家庭之恒修故略之昔王賀自言有陰德卜其後之必昌公治平原 用义躓於中道而齎志以殁嗚呼。何其酷也公性孝及班班可稱者詳載准弟行實 也自司馬之辨論不行求其官稱事立人稱官置不可復得如以公之才選入翰施 民數千家昌後之行可以撰左券公之殯久淹東昌今將歸葬於桐鄉之早林所爰 年訟以已军之職固己用違其才矣聚卵置基加於其上者產學財馬曾不發展布 從容於起居講讀之間雖漢之枚馬唐之燕許不能過也此之不遇而老以逐暮之 而人子歸美其親之心用是以稍慰此余於麻溪金氏二孤銘親之請不忍以不文 儒者精學砥行方發研於有為之日。而時與志遠則又返而敦其根本道其枝華此 心固已安於隱鬱不期楊顧而天之報施必佑迪後人以光大之使隱者顧鬱者楊 日、戴拔寒士薦賢書者若而入請蠲荒賦至數千兩子子歲大複設法賬恤全活飢 以為所欲為然能治劇邑如周結虞詢輩亦不多概見而大要非文學之士所勝任 国本シ回 不華於春秋而實之斧斯斤斯以被其枝其枝則被其本不機謀及燕貽則官有碍 一、徒使受誣謗折辱憔悴以至於死天之生才不易有才或不見用於時幸而見 贈中憲大夫遐澤金公墓誌銘 アルミニー 國學扶輪社印

宣公之裔太學生以修公長女世居安近里與麻溪接壤年十六賦于歸代懷相莊 孫之堅夏新姚鑑等皆以他業饒裕為當事所披持。公力言解免孫之堅等奉十金 著作不看姓名其逐世韜晦意更高遠此公之大節也明末充白糧解户解不破家 之腹常湍盖仲連之尚義少林之陰行當時之豪舉能兼而有馬元配陸太君唐忠 為專公笑卻之姻黨間始喪不舉者多方助理了無德色撫軍黃鳴俊慕公名馳又 學者讀書黃識大義家世簪繼可昧此而觀浮崇光殆隱然以晉處士自命矣閉有 遭外內親衣毀骨立杖而後起服閥成以計偕勘駕公喟然謝之曰嘗奉先人訓謂 来已列房首而復落甲申後避賊移家入城絕意仕進治生産以養志丁亥庚寅連 **歲食鎮武颠高等時具門雲間執文社牛耳者爭致四方名舊以為雄必於公任第** 行有水部君太守君門問殿殿乎日大矣公生而類異作文非先秦以上不取法早 漢徒居之遂世為德清人四傳至公之大父行有侍御君州守君五傳至公之伯叔 華之義爲吳江之曹邨德清之麻溪皆同派也麻溪始於公之七世祖諱華者由語 辭也按狀金公諱鄉字遊澤別號孫了湖其先系自趙宋仁山先生後析而為三金 指公於昆弟行居長两子己卯仲叔皆聯翩先售公意氣不少挫去千舉於鄉葵 延致武林。一再通謁不以私干。去癸大銭貸錢東者悉鼓其券生平重交友户外

立三不朽首尚德東義遺榮萬夫特氣揭兩曜永無是坤貞厚載方以直仁静而壽 理必得山高水深竹所藏金驚飛鳴排偃息其福綿鄉勢蔥色表爾貞砆後昆式 澤公累贈中憲大夫陸太君累封太恭人生卒年月詳行狀不更覺將以今歲嘉平 妯娌交奉盥櫛孫曾統膝定首展昏天倫之数壽考之福尤人世之所罕親者也遊 則教授君又以需次被聖等室相依簽火相屬太君往來兩第宅中的仲送舞班衣 即申乞終養奉母言歸道路觀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為有賢母斯有孝子也既抵舍 陸太君之就養舞陽舞陽之人皆以祝賢令者祝壽母其在青州般疾偶作太守君 亡人又以母係東義方督課二子朝夕無稍懈是君丁已舉於鄉杭州府學教授候 之吉合群於周家圩之新所銘曰 永有炎嗟·予返澤公雖早世而大節彪炳納行克謹為宇宙完人可以不朽於千古 印同知尋升山東青州府知府所以奉太君慈訓光大遐澤公之緒者溪昌溪城方 補知縣仲君中庚子乙科貢入成均教習八旗子弟。令舞陽報最升雲南家化府掌 者二十五年如一日,其事舅姑也佐返澤公供甘旨必盡惟治喪非必盡禮既稱未 国南文园 表二十二

其石突怒險機最奇者有定風石驚項石其松生石緣此曲拙怪雲霧往往横半壁 後得道稱對古玉今對古祠所祀是也遂仍其名或曰其形類破軍故名二說不可 靈均託跡馬蓋二山並孤崎而軍拳尤聲峭說特相傳西漢長沙王吳尚駐軍此山 士青鞍竹枝不能盡远也然余蓋多感矣魔概之勝也背洞庭面彭蠡當大江以西 雲洞有風洞雷洞其拳則有龍翔應仙者扶香爐幽遐瑰異賞不暇給雖有好遊之 考若其巉嚴截葉拔地攀空登顛歡望山微翠遠飄飄然不復人間矣其泉多飛瀑 其間其感發文心激昂志氣者又何可勝道惜乎介在偏隅道里荒僻騷人韻士無 建康三楚之交舟楫所通四方賓客所經名人達士縣其名而至者相屬使置軍拳 傳晉王郭二真人失浮邱所在望氣華蓝得之服後相繼羽化去自此華盖軍峯心 上下各相陰情其古蹟有講經臺有煉丹臺有淨手池其吐納煙霞變幻恍惚則有 為而止彼望仙拜謁半出村老野婦祈福希冀非有探奇覽勝之思雖見而不解解 撫魯之山稱名勝者必曰華盖曰軍拳華盖屬崇行軍拳屬宜黄為一 而不能言也故嘗考之與圖及古今志遊者多關馬不載坐使其名不将於廣阜、豈 非有幸有不幸耶山之頂構石殿其上觀於山之半。曰混元堂妥仙也凡鐘磬簡罏 軍拳記 3 甲 郡諸山宗世 應 昇

ub granisi		argapite (S.		atilikilijus	9560 Ng ji A		e apresti e	10 (Y) S. Z.	an interests	25/02/1904	ing September	gera e partita	Santa (Carlo	
		T									喜品神	樂與村	之事。朝	
								 			仙狐往	老野婦	真歩虚い	
											之士所知	然僧獨	之聲亦	
						<u>.</u>					喜而神仙孤往之士所託跡而不棄者也。	更更	心久不喜	
									:		東省北	能解解	美以 傑	
				·	:					 	90	而不能	在荒介	
												言者以	為騒人	
			 - -							: : :		相周旋	韻士慕	
												富亦山	其名者	1
: 												聖之所	所不至	14.4
										<u> </u>	Security Selection	티	rff)	

嚴之勝者明胡直袁奏董傳策皆有文紀其勝亦未言關於何人何年也余游者敢 是冷水嚴目布始開也完成大回棲震洞多歧迎遊者畏迷途不敢進是南宋時棲 歧路智由冷水嚴出。一名曾公嚴宋人劉誼記曾布得嚴棒莽間構長橋為遊觀地 **或傴僂以入洞窮乃明可東方明俊洞曰冷水嚴聚水注石橋下淤流入泺洞中多** 肖似好不可比洞深四里飲料千轉其石或改吃侵伐或新削傾執石首林立乳疑 者曰預彌山石圖如柱高十餘之便之如良工雕錢艰攒波受細比毛髮或日可推 若來禽青李梨栗務枝之屬可花果山峯迴岫復若品若洲岩谿若聖若煙雲變幻 霞洞尚未與冷水嚴通也元人潘仁稱桂林嚴洞以劉仙白龍為最似亦未窮之星 近如雪其水或 細流清淺或潭深数百之投以石。久之乃有聲其逕或平曠或崎临 而轉也百轉輪藏石臨潭水狀如網可銀絲網付石平布阡陌分馬清泉淨蓄其中 而有光行数十步石室空明可容干人其西有洞日棲霞心洞門也石磅礴拾級而 日仙人田其日佛日仙日整日北日库。日象日後稅配店及珍禽異升之類皆形容 出桂林城東門渡灘水有山之客並鳴日七星嚴土人結開嚴腹甘間門入始黑已 下照炬入其压者風生波起魚龍出沒者日龍門蘇東若戶儲者日天門石家東垂 游七星最記 喬 茶

磯出沒水面清流即馬嶽越散都而後去 著之年,據鞍顧的再任五溪運軍壺頭至家岸為室雖優死王事,因馬革裹屍之志 追思之。立祠礼之名其山川以恐吊之歴数千歲不少我而當日之賓客故人無敢 飛為站路壁於水是時常思馬少游之言矣迨振旅而還街中私第不亦善子乃垂 我盖史稱援任交趾時所過立都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都公雪海司男人 尚得肆其聽構如此朱勃日孫立羣黃之間旁無一言之助又可能也已今男之人 而横被口語遭越怒喪還至不敢葬亦可哀矣夫以援之忠光武之聖禁松置固蒙 祀伏波如男人祀諸葛其殆有不可忘者在與爱乎提之征交趾也犯璋孺觸炎繁 劉後祁詩皆為博德祠今乃文淵繁是也乃無其事而名其洞非其祠而致其繁何 國朝文匯人卷二十一 布者何也河中刻宋人詩題名最多隸書正夏堂三大字范魯杜易書也洞外多石 劍石按伏波惹放之競在征五漢後鄉江之上安得有選珠事耶况嚴祠礼路博德 指為明珠沈於江因名嚴日伏波嚴洞日還珠洞嚴石下垂。一錢不含又名伏波武 矣靈蹤幽徑說狀殊形非余之文所能远聊指其略告後之游者。 巨石起離江滸高百餘丈幾與獨秀等等相傳漢伏波將軍馬樣或養成舟屯該者 遊伏波戲記 國學扶輸社印

學也者處衡志等山川草木禽魚賴表楊流傳既移師西蜀猶不能忘夫身多瘴傷 章亦非山翁漢叟之所知也余甚感馬豈坎坷竄逐屈於前者伸於後與抑礼與不 風土且不及零陵石湖態態如是豈山川風土悲者遇之而悲喜者遇之而喜與然 · 查日语童亭日唇亭恐不為己有者零陵山水勝祁陽子厚與故舊書以得移数. 谷皆於元次山銘柳子厚記有考馬火山刺道州樂祁陽山水之美名其溪曰浯溪 石爭為茸治落成而余適至因瞻拜徘徊久之暖乎滿湘之間凡白石清泉崇嚴致 出水州南門涉浮橋至愚溪柳子祠在馬遠兵髮荒北水之山翁溪隻伐竹木預 滿水環水州城南白石夾崎兩岸。渡水折而西。曰愚溪橋溪水出橋下。注於滿來 之地為幸。唯恐一日不去故土也豈其愛山水而此遊覺不沒山若耶吃石湖之 祠圮又新之增壮麗馬何也既不似浮唇者流為福田之說以策感感象即流傳文 與革以樂利其民令祁陽不祠次山桂林不祠石湖而零陵礼子厚歷千餘年不養 則柳子發盾不平之無不在風土與柳子官司馬非若次山為刺史石湖為館有所 祀有幸有不幸亦不知其然而然與祠外即鈷對潭鈷對者雙斗也石形肖此故名 遊水州近治山水記 遊柳子祠記

紀十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及成将老平訪問要害扼塞以故晚暢邊事為歷 三十二年、武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公在詞館中原交游卻宴會講究經濟之學 舟湖溪而上源最高流最暴城石齒齒行里許溪石岭环横三水面水觸石而於登 扉翠嶂垂馬清泉縣馬復折而東 可朝陽嚴荒岡平曠若無所見級燈而下,石梁盤 長身鐵面頂髯如與常檢經易水雲中、仗劍遊塞下從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 休服於此躡案養窮迴溪剷惡木兄名泉奇石如石城石邱石渠石澗之類不難探 陽朝浴瀟水而東日袁家渴被洲淺渚週瀾溢齒亂石出沒水面水之近治可遊水 空山在地中。更級而下明石起蒲水上青若學學自若懸水洞軒點能容百人泉深 岸行百餘步,柳子祠在馬巨石立溪中,類鈷鉾可鈷鉢潭破鮮觀柳子書點畫可辨 國教文國 卷二十二 宗而出注於瀟水名流香洞渡瀟水而北東行建堅幽遊與朝陽嚴等上人呼為寒 而遇也其沒沒而無間者是不以其遭哉 渡溪折而南又折而西岡阜盤三聚壑環列田芝山山有寺藏藝堂古柏間敢寺北 如此若柳子所記小石城石邱石渠石澗皆沒於荒榛密箐土人不能鐵馬使余得 公諱承宗字愷陽姓孫氏高陽人曾祖諱懷祖諱遠父諱麒以公贵皆贈如公官公 徐文正公墓表 國學扶輪社印

相八里鋪形勢與在晉議不合崇換及守南遠便在晉不可公地出關望南前陰隘 兵略廣電木至化貞棄城走閣陽廷弼經其面不得已焚棄右屯以西四百里瞬化 允歷司經局洗馬春宗即位遂左庶子充日請官進詹事府少詹事如禮部右侍郎 以天下為己任閣臣中賢者爭相引重而公終無所附恩四十四年。遷左春坊左中 晉為南兵部尚書而八里鋪葬城之議罷公計朝臣中無可辦東事者乃慷慨流済 收復與在晉深論七晝夜終不聽公條奏凡十数疏且面陳在晉不足任於是召在 和之要公於會極門相率下拜願公身任天下大計而未之許也二年正月。 守與巡撫王化貞不合兵部尚書崔景荣老御史方震孺上疏請以公代景荣朝臣 自請督師帝大悅賜尚方刻御門臨置馬當是時關兵號七萬逃潰之餘一营鏡兵 關公東宿遠以西凡五城二十七堡僅存者中前所一城八里鋪一堡而已遂決計 天設重開而覺華一島孫懸海中視南遠如左右檢然後知盡開而守者之失策也 贞後入關京師一夕数輪朝臣請用公益急帝以公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典樞 日講如故是時 THE PLANT OF THE PARTY OF THE P 務代廷弼經略者王在晉也請菜重關於山海關外之八里輔副使袁崇煥等持不 可。大學士葉白高欲身往決之公司某當住加太子太保賜弊五銀幣以行。公旅雕 大清兵破逸陽經略袁應泰自焚死起熊廷弼代之廷弼主堅壁 甲

一大器崴關之禁饋遊罷供帳又太副總兵以下冗官数百員又定總兵弱經撫儀得 |事學屬求自效馬公之建置也大兵山海關練精兵於箭速分奇兵於覺華确串廣 山尤世禄為右部驻海口副將趙率教為前部驻前孫諫為後部駐紅花店又教演 · 選巨歌為檢擊陸則三關石城顿萬人開突門為夜擊北水關外峻鎮兼號臺十 置垛十八直廬三定城操法又築開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麻 教七官多至十数員為行籍員的公定兵制立管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管十五管為 練兵於二百里內外前前以西可屯田五千餘項督將吏買牛種耕鑿其中分兵設 欲守開門獨崇煥主守南遠公與崇煥合以崇煥統三参將經營衛遠三大将更番 鹿諸島獨毛文龍俾遠結鮮人抵鎮江梭登帥沈有容據廣應有警避之洲急則逐 一也人河東人歸者萬餘途人出開者又十餘萬輪蹄相接城堡相望如承平時行採 術以後逸公之志也明年二月出開按視衛遠城伴祖大壽司版華是時諸将吏仍 之海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南衛華兵圖四衛北牌應分而備多則四衛可係復四 具賓客禮凡五間月兵民安堵文武解陸商旅填咽立六館招天下豪傑奇材到客 三部將帥以管部為養体兵不離將所不離師關城埤坑三千有奇兵營暴布其下 国南子国 表江 一置歌防外職以大將馬世龍為中部低平途將軍印駐羅城王世欽為左部駐角 一一国學扶輪社印

管屯右屯城東二十里舟師歷三岔二家溝別将探盖州尤世禄自錦州會師右屯 直通問陽公至宿遠遣馬世龍袁崇與等東巡至廣宿抵醫無問山還虚十三山陸 中外解嚴長安士大夫漸忘邊患部農康供應之繁本兵張節制之勢必不勝其條 青之法不復仰給關東省度支鉅為又者鹽與鼓鑄因船以廣貿易於是風煙頓息 上疏劾罷户部堂司官又上疏言臣以閣臣督師凡條奏唯皇上可否而極臣高 忠賢悸甚続仰林哭帝亦心動顧束謙擬旨以離信地非祖宗法责公公疏言前門 分兩營哨松錦間去南遠幾二百里胥會於南遠文武將吏相與奮臂抵掌調明年 該總督竟不從公言尋南遠城城延表二百里東南抵右屯西北及錦州東至大凌 謂公任關撫閣鳴秦登撫岳和聲及大將馬世龍為非是會王象乾以憂去公請能 國朝文匯原卷二二 昌平信地也何離之有而忠賢領知公不搞一甲士疑稍稍釋廣微吸在呈秀徐大 魏廣微急語忠賢旦極輔推關兵数萬清右倒兵部侍郎李邦華內應公等衛粉矣 且大學公西西巡到昌間吾等古北諸以取道京師會十月十四日為萬寿節因請 司馬堂任意批抹俾臣候旨為如疆吏不已甚乎以故怨者好者持文法議論精精 也苦進磷時時為心開倘老臣得因奏對極論奸邪諸狀萬一覺悟死不恨矣至是 入賀馬初楊連之劾魏忠賢也公聞而嘆曰上冲幼在奸人掌握疏入弗際覧弗省 國外夫命士中

者四百人之中日無面目見聞部矣投河死要該数十人者也最指事論柳河事 船六百進四百里招集遼人四十餘萬運塞無事莊烈帝即位有旨召用公而王在 魯之中襲 變則罪公有詞而兵科給事中李魯生汰兵之議起矣公託犯事法大將尤世禄 帖子召見公殿跪入帝己侍平臺之劳公日事急矣無備奈何公日間夜崇換鞋前 替入為兵部尚書極論馬世龍罪狀遠世龍下後,又嗾臺諫誠公祖公出二年七月 大城九堡四十五線精兵十一萬立車管十二水营五大营二前針後勁管八沙院 如右屯自西而東借汰兵名為布置出關計恐中朝之該其後也曾馬世龍遣哨將 世欽李東誠孫諫法官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省爱五十六萬公留宵遠歷錦州 非公無可任者乃下詔切意趣公視事章小謂公掩兵市重惟削兵乃易制且或激 化李菴連章勒公至比公於王敦李懷光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邊事 乃抗章求去帝遂許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陰一子。行人護送如例公在鎮四年復 公留前遠臺諫請勒公回關門防杖公数司此召岳飛班師也防秋豈防之關內乎。 州尤大成驻密雲滿桂駐顺義侯世禄駐三河。皆據要害為得策治城守則有地可 大清兵入大安以破连化将游都城市乃召公守通州韶南下。旋有敢趣行更下 大清兵機水将金冠等會柳河金冠等受遠撫喻安性指那會兵敗 臣是非本本

一欲何大學士發龍錫母傅會發語御史高捷史望者水光紫也提如崇煥並及龍錫有 憑其糗糧出器甲。有兵有将臣措置不難。帝稱善至再出世龍於獄以守都城偽公 壽有雙望七提公喜日大壽果為我用矣是役也公督關節副昌兵及天下人接兵 持火入倉者望補得之指崇換家人所遠帝速崇換下詔教而祖大壽何可綱情甚 真生我矣公入大壽管稅壁至部曲言笑移答又時時具酒有招大壽飲城樓時十 上疏立功自贖且贖崇煥罪許代為別白大壽得帖子大哭諸将皆哭報如公指時 在漏刻又疑大毒族關城則以東数十城中斷將割以自正公密奏大壽危疑東淡 時漏下二十刻公按視城牒乘月巡壕輕前基而帝收成命公乃從二十七騎至通 到例文涯原をデー 可三十萬戰守七間月復建昌三屯馬蘭松柳大安繼復永平瀬州遷安連化四城 門三年正月四日。大春生兵入開謁公甲士衛者五百人。公開誠與語大春春日。公 大壽已出間世龍追及於歌台嶺發步騎兵一萬五千俾将之入樣帝命公移鎮關 非果有叛志且逸将多世龍得部臣遠世龍住必有解甲歸者可勿應又輸大壽急 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濱朝廷謂大壽果與 大清兵合關衛十萬聚將反及內向福 州是此崇與中間謀語調 大清兵之人也乃崇煥實招致之而吏部尚書王永光 及冷口瓦坡龍井潘開諸邊堡四十有奇。前後獲九千餘級而大壽戰功居多邊關

要領其初督師也養宗臨遺隆重持兵柄功多而言信雖逆在竊政庫小說構植 也以考滿加太傅公三疏雜帝許馬初大凌河之蔡城也梁廷棟實主之却未嘉相 上帝不允遣官越視事論功祖大壽加少傅麼子錦衣三品世襲公廢錦衣四品 途撫邛禾嘉大言問部老矣遼事我隻手可辨又数攻馬世龍撼公公求去疏十一 靖。向横扼曲排。俾左枝右梧前跋後疐而後已十一年。 大清兵破高陽公坐北城 削世底冠帶閉住公為人公忠漏國步多数不惜身住凝鉅而深謀雄不所盡斬中 兵園凌城不嘉率宋偉吳襄校處遇於長山襄敗績凌城食盡何可綱為文自祭以 鎮回奏。嘉禾魁楊言非己意盡撒防兵公謂防兵不可概不為不聽八月 度稱便命祖大壽董其後遊以石砫兵萬人起棟罷朝藏謂凌河荒遠不當義勒撫 南定言官改追論大壽東演事公宏奏 日東兵東将偶語精精且強場方衛速忘血 死大毒從二十七晚詣 我功何以服諸将心乎事乃止兵部尚害染廷棒請分兵遼劍兩撫而督師權遂輕 **鏕附學生鎬孫之沅之滂之深之浩之憲兄之子鍊鏘鍊之子之澈之漢之泳之澤** 樓前之降不從这縊死年七十有六從公死者子舉人鈴康生鈴尚寶司丞織官生 以思禮進退其再出也受命於危急之際。片紙夜下軍車戒行追戡定福亂種国 1 F1 1 2 2 2 大清兵管質養子而選公復上疏求去帝許馬論長山敗 国馬村華和白

rasement)		APAN MAN		e distribution	e tankilini	र् <u>गाम् भावत्</u> य	Property Company	and sires) yes	<u> Xanda Aran</u>		alabana (ar			
到											_ 	于公	禮	鏘
到明之涯を主						ļ						于经高苑知縣銓子之法錦衣衛指揮食事以守官不及於難福工	禮部以鄉典請招復官予祭藥而贈底易名之典皆闕馬妻王氏贈	鄉之子之海之衛太監高起潜兵至高陽具得公死批治棺製一就
2												绝知	施	之漁
涯		, i				٠,						縣	語	文人
	:											至于	超值	大大
卷										•		之兴	面名	监
11												錦	祭	起
					 							衣供	送	潜丘
							 					指	贈	至
		ı	l									揮命	除易	尚縣
			:									事	名	基
							:					宁	火典	付公
]											写	路	死
										:		及	等.	治
		 	}									於路	多王	稚鬼
t										,	5	稿	K	12
ก	{								! !			古		ነ ፊን ነ
中												渡	品大	檢
87 /TE												強大	入	品
上海												JF,	惟	哭
			NAME OF THE PARTY			Lists House No.				0.000		<u> </u>		

壁上有題的云陸慶三年錢塘方紹宗於此煮泉筆墨淋漓字畫道致大可愛人蓋 古福洞深四十餘里中有大溪水聲如雷昔有持炬入遊者見答龍偃息溪中軒聲 國朝文匯《卷二十 愈常止可容一身若是者十餘里乃後愈常側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之外則可聽五 觀音洞深五百餘里從洞中行東七日炬可達都与境從來少人窮其穴者明有直 龍里本衛也後改為縣南關外有留人洞幽静可愛客差母的戀不忍去就淺迫止 召之乃來 奔視次日下午。從後門出迂道百五十里而抵龍里餘從者尚同於河口養完聽騎 生成者石鐘石鼓擊之聲即洞外萬山俱樂百谷皆鳴數十里都震動苗人盡驚吃 指方君智盡游馬余有好奇之癖因其十日炬裹一自種而入初数里甚宏敬愈入 設浮圖高十六級每級三丈餘皆玲瓏有階可為每級俱有禮宴像看爐炬臺皆天 則無涯矣因循石壁以行壁之畔有泉一水甘香如醴泉之畔有銅金一。可容十九 馬怒高軒矣中有棲量與閣人物花為之景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與炬四般 可容數人耳。 如雷吼懼而返余入游時當冬月水涸溪水僅尺遂褰裳以渡其中景物真天造地 滇黔紀游 國學夫倫土印 陳

補營器忠願校奉帥命入府故事楚藩見其器守不凡遂以郡主字之及流賊犯境 岑太君者明楚藩郡主也幼好兵法有男好妾皆佩刀侍年十五善就安楊百中又 馳逐即命家人發預製連機發等一發四十九矢賊皆應在而倒遂不敢追捷走三 東今君親員之率者中男女五百餘人上馬舞雙劍前導賊見披靡遂突圍出賊或 丧之堅守八間月種絕接兵不至城破值岑君大病垂斃太君急呼家求整頓以吊 善雙劍能雅斬人頭三十步外。然有柔德對左右未當有疾言遠色十七工書法有 勢甚猖獗太君授冷君野戰法率北士五百大破之擒賊首鐵東兒黃標胡廣等為 守禦太君常授奇計優出奇兵殺賊或親帥婢妾数百人佐戰臨陣多所斬獲賊聚 功越升副將既而發獻忠大舉入寇又大敗之晉銜總或坐守荆南一帶江左右得 魏夫人之逐楚藩絕爱之留心棒配偏顧處下無一當者時楚有岑君方冠以騎射 不遭賊蹂躏者預有力也甲申賊復率眾大破荆湘諸郡進圓今君君乃嚴督士民 職湯矣竟行九日半始得達後口乃都与府之東盡境它麻地方再五里則首較中 直指公所書也余亦續題云康熙十年江陰人陳鼎亦於此煮泉行十餘里則不復 岑太君傅 大山村 本山村 一年

國	悲哉竟無一人也。	外史氏曰。今太君可謂女中良将矣何其訓士之精形有明垂三十子家萬卒年七十餘。	偕字稍更侮筆好法所致爾蓮又何可復蹋其敬取不如智弓矢學力劍為子長日燉者務冠即能文順治間請赴科與太君不許。目前朝之失皆由腐偶百里乃息燉男女無一失者蓋素日訓練之精也國亡同岑君隱居江東後連
國朝文匯 卷 壬		氏属建	将日月月
文	修	学生在	優者。嚴
匯	也成	者十紫	平分 気
) Just	可除遂	法郎無
叁	质	安計	致 文 失
王	城城	恳 韜	華治董
	下	存 或	人 商
	若	何 整	可赴訓
	将	副	野學之
		之一歲	報者型
		和 林	架套型
	者数	有用人	如日周
		善	马朝者
中			李太岳
製甲	一	年 震	學力劍為居
夫	小小	尚。	柳原 後
翠头 海土 沿	滅	型種	愛 季
		<u> </u>	

毒如婚姻之國而就開不得已者子。故為魏武不可以不救趙郎魏王不許為公子 秦者天下所惡也尚可以破之雖計甚論而不正亦足以行愤恨而取快於天下死 逆止乎,将不止於一用之且賴以補於國家。而為強秦之所畏乎。如将不止於 就亦不可以不敢超雖然今有一人馬其義勇智謀足以破秦之壓範将一用之而 而不能一日安具身各獨悲倭蔵智謀之士能卻秦存趙而無各全信陵之東也強 保其功名益君臣同心無不可為者。一旦蹈嫌疑之跡蒙不白之名雖足以立大功 為人謀者能使之建奇功立赫赫之名以震天下不如使之相安於國家而可以長 見侯生者。固深知公子者也是魏王之疑公子。既甚於前為侯生者。宜因救趙之事 秦園趙公子令賓客說王萬端終不聽者。雖其意實畏強秦而不信公子。亦顯然可 發而不用坐視國家之日削恐非為人謀而忠者也倭藏是也夫魏王之疑公子。非 之而使其治翰國家為極秦所畏必使君不疑於其臣臣不得罪於其君而後可。如 君已疑於其臣臣已得罪於其君是雖一旦破無敵之奏成非常之功将一舉而不 可復振矣夫是人也我勇智謀天下無與之此者乃一樂之後遂使君臣相疑甚且 一日矣方其與公子博而北境舉烽公子以為趙王獵耳自後魏王不任公子。及子 倭廢論 1 l 199/ 陳玉基 用

一實有長策足以制變的后雖封爵横如原不能出其智計中也或日平動亦何有其 疑者侯生也傷公子之忠者侯生也使以公子之才智。一用而遂止者侯生也便秦 諸侯附之勢可無强秦矣兵行盗於如妊鐵椎加於晉部而公子始不能歸魏使無 陳平謂経侯日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者亦不如民或日平動 甚為侯生惜之也 得行其間而公子不得悉以終者候生也魏旋以亡十八年而屠大來者侯生也吾 復振也魏王之疑公子至死而不己也讀史者多咎魏王為公子情不知甚魏王之 之兵權成後日飲醇酒多近婦人繁鬱不得志淫樂以死是於公子之身一舉而不 何以解其罪哉及大河外之後公子感震天下。而秦得借昏都客以行其間稍稍奪 毛薛二公則公子終竟為趙人而魏之宗廟委地一七國大夫矣侯生雖北衛自到 國朝文冠 卷二十 子。重制聞外。長驅教趙戰捷而歸還兵於王。一旦諸侯有變國家有難公子為上将 齊之長安復見信於王也賓客萬端之時獨無侯生在耳假使魏王而悟以兵予公 曲以全之於王古之辦士有一言相入而時君為之改容反悟者安禮王固易與耳 以候生之智或非問說王使明公子之忠信極言趙亡之利害。未必不如秦之武信 平敦論 國學扶輪社印

在踏出而東在少帝矣令後少帝少有幹略恐大臣疑己為非類也與諸呂比而誅 **越不容熱矣東年侯安得除官哉盖第患諸呂不妨明目張膽以治之惟并患少帝** 恐大臣疑己為非類也先訴諸占然後討大臣頓首請此前少帝之罪大臣且悉員 大臣大臣於其始立旣未以他人子事之至此安所逃其死否則愧己為呂氏所立 他人子也若後少帝及孫准陽常山諸玉則竟非劉矣若前少帝不死所受特諸召 全身耳。歌知天下變故有非見之所能及終不若王陵之聽為得其正故前少帝雖 耳諸吕去少帝即吾君也至前少帝既死而後少帝立則大臣之燕居深念應不徒 釋位復取漢家制度而釐定之固可反掌致也此平勃所為甘受阿意特約之誠以 非張后所生然其言曰后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必猶為惠帝之美人子。而非 策向令谁要不順兵平陽侯不聞贾壽之語縣商之劫不行紀通之節不獲矯納天 而予諸吕雖違白馬之盤於國家大計初亦無缺光占后年已七十。勢不獲念若一旦 智見呂后剛忍少不承其意必英誅之無易極且呂后尚受其所出自不奪少帝位 意本欲安劉也其分王諸品意亦本欲安劉也爾若唐之武氏期華李為周哉軍臣 悦則占后之畏惡諸大臣。正循高帝之益 臨韓並恐其亂我新造邦耳,其安諸占極 下之為出為劉未可知也要而論之孝惠明出后哭不悲丞相如張辟聽計出后乃

|戀泉石必交相鼓舞奔走效順於其人吾夫椒距城百二十餘里屹立具區之間有 一君也其廢而殺之大臣之陰謀不過曰今召氏皆已誅滅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先 林樹泉石之奇碎。后於人跡罕經之地歷年久遠無由一顯其名於人世必替勃而 劉氏後者幸少帝亦如禄産之庸为耳西則平勃雖有長策恐無以謝王陵也。 耳犬巨松知無呂后、即不難制諸呂抑慮及有不易制之少帝乎其終得全社機定 於天下品后之名他人子為惠帝子。特婦人偏見不忍以艱難創造之業付之支庶 欲王諸岩猶或尼之至立少帝。悉將順之惟恐後謀誅諸呂將相倉卒营圖不遺餘 哉大抵平勃之罪不在王諸吕在立少帝平勃之功不在珠諸吕在去少帝乃當目 非劉氏而王者雖除之非劉氏而帝者。卒偃然尸其位安在其能安社稷定劉氏後 太尉謂朱虚侯司急入官衛帝是少帝之威令原未始不行於下下亦未始不奉為 不能自釋的過探奇之士披荆刺莽以至其人又工文詞能一吐其十秋之奇則林 始北軍左極實出天主大臣有不得貪其功者時劉揭說已禄司帝便太尉守北軍。 力去少帝則止為身家處而初非恐負高命而鉤非類也縱燕居深念亦何以自白 無類矣少帝若防患於早而左右謁者各不肯拾兵而去大臣将置代王於何地手 國朝文匯《卷二十 熨斗厓記 一十一國學扶輪社印 BET BY LINE WITH THE PARTY OF T 籍茲山顧而茲山實籍孝子為禁也孝子生於母长於宋沒於感数十年之內三姓 還為汝冠後長安陷父残遂終身不知亦不婚或問之不忍答,敢就物竟以年七十 惠山蓋有華孝子祠按齊史孝子名號晉表熙末生始八战父成長安里行謂品表 之疏將在斯子。将在斯子。易国而享余於兹亦云。 見稱後日獨以熨斗之奇。歷年既久勢勃而不能自釋以時以數或者千百年未顧 七百春秋子還故鄉與昆李捫雜扶校得沙其顛俯仰之間其奇華露因歌詩以紀 愛而輕賴波濤激越之聲潔然磔毛幾土后之人終歲亦未嘗一二至可謂解甚矣 紫濤城浪之可處故遊觀者鮮至山有堡場名桃花者為一山之盡三面 距湖境塞 餘以弟寬子為後嗚呼可謂孝矣惠山無錫之名山也自唐宋以來,凡四方游觀之 見聞也馬退黃溪鈷鉧諸勝前此無聞得柳州始養子才不逮古人文詞都野不足 古今善状景物者所未到非許輕能工以境新而關未經人道其言遠異於平時所 游而顧此失彼說左述右信予奈走效順詩不能躬其奇然街口而出無意求工悉 近狭而桃花之盡又有名熨斗屋於拳峭特下與湖通石齒給好断虧松槍茅後掛 人車報馬疏終日絡繹不絕至惠山者無不至孝子祠贈拜數息嗚呼孝子之名不 惠山華孝子祠記

弟子员游視章的阴戶沈思獨若有味聖賢大旨道大父直指吳中。郵書索王姚江 中的俗孫周兩君子運凍然風節相砥礪孫為徵君奇逐周名景文後忤逆璫慘死 全刻自是專具其學中明萬歷癸五進士蕭然布袍草優觀政某部寄樸被長安市 鹿善繼写伯順定與之江村人。又自號江村漁隱幼端楼斬斬不為兒戲泊舉博士 其形容而相感召者哉嗚呼余重有媳於孝子矣 弗忘乎。改為文以誦孝子。而涕泗交流每不能自畢其詞昔王偉元痛其父母讀詩 觀華氏繁衍甲於他族黃顧者代必数人。人之稱者必曰此孝子後也宜昌則孝子 屋南、文图 表二十 至哀哀父母生我的夢就哭竟日門人為之廢髮我之詩彼讀古人詩者尚然况都 當日之為人臣者矣獨念父所以詔孝子者不過日還為汝冠耳术皆及婚也乃因 代更當時所謂達官貴人安此於数主之間者何可勝記孝子獨奉其父之一言之 人子乎。不幸先君子見指余且不與孝子同悲乎。先君子遺言之在耳者不亦敬之 固木當無後又何齡婚與不婚乖沒申夏余弱孝子祠作而思曰余與孝子不同為 不冠而遂不婚非孝而過者耶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為大孝孝子豈未之聞耶然今 十餘年守之而不變語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使孝子而仕於朝也吾知必足以始 鹿忠節傳 丁二國學扶輪社印

花與其既入難請尚若未進權留且先發後聞第歸到濟國事同官數曰此學差強 者猶精茅馬相輸能益馬大師也茅君止生名士談兵隱隱有長城功先是肆毒高 時邊人不戒天下兵師脆弱僅偷關可恃。袁督師勢已掉係朝藏欲起高陽而此聲 國朝文蓮 卷二十二 陽以璫逐善繼遂請告歸會更朝政延瑞起善繼為重卿旋晉太常管光禄事當是 陽者業橋二人虎口盖繼直前保護得息其藝而緩其徽尋茅馬得出而高陽遂起 經營條溪提百萬兵指授二三大將洪密計歷四年所與高陽相倚如左右手。迨高 時邊疆多故議者有畫關為守之部高陽獨謂不計全局關必不可守各繼在幕展 至金花額為九邊設後歸瓊林是時邊的將絕善繼當然只與其請內於為若留食 絕服閱補户部河南司署廣東司職桂惠二王典禮先是中瑞排閱叫號司農之區 繼日行新引禁私鹽使商人不苦上納。百萬之利可咄嗟辨矣無何丁母憂一號幾 田間後二人一以三十六騎從高陽涉壘而東一面拜金間之賜事掌四城而選之 者也假歸好親之城靴以讀書學聖賢部弟子母語人脫凡近游高明而著力在義 而珠商率不應手。善糧推誠感當立給商價典禮無缺省經費萬話廣東金花解適 利開頭尋投户部山東司副郎司職鹽法將鹽法壞久國家百萬經處動出權宜善 ◆意然非置一官度外不可各繼回固然果滿未幾復原官選樞部從高陽相出腳

一發金花時司更尼語益曰公非此司官偶值委養何認真若此云云高陽特以名編 聚奈事權不在手口威不威口惠不惠俄東偶不支遂及於難收遺骨血漬水土般 夫椒山人豆嘗聞先生學以高明為宗樂夫知命為自得實胎於索姚江一書士先 殷然當城破時超欲就義 文廟而門已園逐步至東隅小園遇害內外諸臣録買 随剛中字坦生改縣人也中明崇積平未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提南兵科給事 及死哭以詩六十四章傳世世表之 呼可謂是父是子矣所者說約若干卷尋樂大旨若干卷認真草十五種懿真字為 居去邑南一舍邑令迎請為城守計。遂遣于奉封公避難而身獨入城勉以忠義鼓 一於死生唐之張許始其人形記陽攝土與睢陽並傳馬可矣。 立志信哉至其棄銓司馳塞上三年卒恢復百里封疆抑何偉也一窮通齊得丧不 **君奉親教諸孫。一以講學為事問業者係滿户外下至一方利弊當路與革得失無** 於是高陽功在九朝而向嚴善繼昌至此自是善繼病甚移疾歸數跡村居日率嗣 不深思遠料水幾乃有丙子七月二十七日事時兵從數喜韻入畿輔蘇沸甚甚繼 入告,贈大理寺鄉蓝忠節人或為封公慰者公日我子名既著除一死亦無別法鳴 **顧副使傳** 三、國學扶雜社印

發殺賊数千人馬数千餘匹賊設雲梯以登城城上斬擊碎其梯賊眾薄城欲上城 震動祭然德者巡撫也脏師蒲坂以防西河諸司道城市分次各門明中分守東城 援自成数以書抵蔡剛中謂蔡日戚書不可發徒亂愚氏視聽也三斯其使敢益怒 諸司道督修守具民登碑校擾不休剛中獨處以寬静俾番休時有陽和樣兵三千。 吏迎除住住奉教印迎道旁送路西安以秦清府為官嗣置大小官職圖東侵天下 國朝文匯一卷二十 陽和叛兵內應也禪将朱孔訓牛勇戰死會養東南角樓火賊乘機城傳察撫與剛 會副總陳尚智信逃平陽降賊為前驅一月六日。賊薄城力攻明日南開外城陷果 是時将職卒弱不堪戰惟中軍威應時以壯士百人遠樣十七年春正見自成引兵寇 調防省會職蹇不敢剛中應為賊內應選之傅陳城外自成方偽行仁義為令四在 陳奇瑜以招撫養都自是督師屢更而城益熾孫傅庭兵且徹賊是驅入關所過官 六年以山西按察司副使兼祭職督禮十月馳赴太原當是時戚李自成發甚督師 中指授方略發歌等盡力擊之賊不得登盗銳攻東城城上鳥機神鎗方替木石交 力輸其許民乃無部十二月與緊撫軍軍入守省城中嚴約東與剛中等乘城壓守 河東屋监起為應助其聲勢所在望風款漬獨分州巡道范士髦擒斬偽官壓壁侍 日不後糧不殺人不淫掠民愚咸堂其來謀日将牛酒迎李王李王來不納種明中 五月十五日

不資友哉品王者之謙字也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吾於閱公益深信馬。 字視剛中乃之謙乃得管葬姓子剛中故吏城陷其母妻妹八井死者五人 先是賊將至剛中有故人路之謙從之不去剛中以吾義當死君無徒死馬之議日 夫板山人口是安王蔡夫與路品王游得悉随副使殉難事每每向人稱說當城陷 副使無子。品王白諸大吏請贈諡得旨下部議而國變矣嗟子副使不負君品王亦 後副使勝安幾不免的王遊持匿民間而山西士民感義聚錢治行品王遂挟東歸 **屈死威應時自殺其妻子乃縊布政趙建極副使毛某同死及各官死者四十五人** 印不與與之食不食二日氣益偽遂遇害元重復曜起丈餘聚為陽蔡懋德同時不 弊比自成呼卒榜之瞋目又比目。死賊城陷吾惟一死豈有降賊求生龍大夫子。索 陷賊盡入剛中向關再拜回臣力竭矣自縊未死賊至執之自成好語誘降剛中属 持兵賊益攻督守益力。人無退志運明守門将張雄降敗内應引賊登西南失守城 顧僕李自修求身首積散中越六日矣猶凛禦如生養葬封職之先是有郭继于者 公死忠之讓敢不義留為公圖身後不徒死也及剛中死賊執之謙乃傷者再旣率 失利少能會夜陰雲四合是風起端沙擊面如飛歌集失城上人足立不完手不能 上用鈎鉤賊殺之賊以磁石仰擊城上人發多不中城上人益奮又殺賊数百人賊

邀离孫公怒災人應奎署應奎方培餅吳非將食速邀孫公共食孫公奇之公朝言 馬出都上聞日此老縣急插首。命騎追之而提應奎官刑部主事先是應奎公車經 應金廉應推部議例不可不揚与老臣特為一人不用是不用老臣也指關印首、跨 益感悟哭聲震陵谷悉縱火燒山解甲去大家军孫公玉楊過裕不遣一使迎亦不 榜体乃假他事殺之復計絕其後陰命族人圍其盛將以是日殺榜休兩孤應查集 長安嘖嘖稱邵榜休云榜休芳字也新鄭相旣用而江陵張相國居正素不相能街 當同鄉里使少年遊有絕人力置鐵前自隨意有不平、朝教前起舞光上下閃閃頭 能從格州守歸予眾口處罪應全口爾以身委我我當善全面相與痛飲數日夜眾 十餘萬寒皆無分兵勸之不克應全軍騎布絕素是人其壘聚駁然見身不介高旁 少年十餘人假再者絕牆人奪兩孙以歸就守裕州三載早民之食彌聚山礦間幾 拉有聲樂萬歷乙酉孝康教諭崑山公車四上不第選知裕州應奎妻父邵芳丹陽 到明之涯 卷二十二 無甲士稍延坐與語悅應奎且勸且誘眾只任科日追忍死須臾非得已也應奎口 沈應奎字伯和號港源常州武進人也少孙力學為人於無節、然苦不治。喜急人 不以無節自然布衣徒步入長安名傾中貴人立起新鄭高相國拱於田間一時 沈光禄傅 手代孔禮稱謝又三四少年持樽酒炙難至願與沈公共飲啖應全在飲大館持節 迎歸妻女治養餅上食兒子持土瓿出沽酒而里中摩少年間沈公來皆至其家又 |良號書應全姓名朝夕率妻子羅拜及應奎下第復經交河孔禮同子弟輩代道左 一徒般壮士令因釋孔禮而語之日非我釋若也其中沈某實教之時應至已行孔禮 賊白畫劫行旅必何不以誤殺貰之俾部署少年守問里卒有事可效死力於君好 死父老聚語道旁太息應產聞之立詣縣語令只方今倭職朝鮮交河輪蹄四接盗 家蓋其好奇於氣力類如此盧孔禮者交河義士也路遇不平。殿其人立態繁散論 古樹并力以兩足夾牛起燃牛於空有項復構之樹從容而下。曳其牛仍乘之歸其 屋且折其两角、歌苦無如何應奎順目久之避身跨牛肯。牛奔十里許應奎攀道旁 波里上人家方產牛数月力猛如虎人稍近輕被當上人家委的場岳之爱皆無完器 吐不能合應全日吾所至當欲陰求天下士面等不足為也拂衣去河間部含有縣 食人親者環列不敢殺應至於日奈何縱默食人持鐵陷兵人三撲三避之又撲筋 袖平舉之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應全軍之行数十步復置故處少年舌 11 1 Lan 12 Lan 1371 费縣山中與人并入古廟少年数第七巨木指其門應奎脫而笑口是須数量多指 入目尺許乃什。其人已失半面伏地在號望應查指作叩首狀應查少時經鄉之缺

一象云何随左右越紙筆。即堂上起草御史為且椒壩需退稅監高東播度將由丁之 **奥應奎大書榜示直達城愈日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案** 甚急巡按目笑之己而有挺擊事應奎把御史袖司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各向語天 忌之而出知汀州巡按御史某方至江應金母夕入院指天象示之日客建犯前建 梅福當持吾簡擊殺老魁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服與喋喋爭筆贖間予由是 多不得立議将立之應奎疏勒大學士李廷機不報因語其宗伯司代籍之議倘不 在你中外沟體福清相禁公向高部應至日事不可知且奈何應至日竭股脏之力 金不忍核上大悅賜應至夏表裏為歷庚成上不豫召閣臣至官門卻之時福落猶 之所使之應全既官刑部主事前視事司農以裕餉兩年缺住俸州民間如額副前 把酒口孔禮與諸兄弟既以身許公公如有事當率五百人裏種服矢以待命惟公 起舞談記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流涕羣少年皆仰天叩頭誓為沈公死孔禮再拜 解京天子異之御午門召應全與州民見州民道應奎守裕狀淚文明依依瞻戀應 得關出於第中外嵌然應查表甲與福清相同卧起上豫乃此當是時代藩庶子鼎 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各領級騎巡徽皇城戎政分部京营兵屯九門藩府人不 以衛太子為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肯驅徇公福清相要應全宿朝房計令大司

雷之左行礼休復久太公及學主念御史之無後者其為厚師友類如此盧象异婚 國南文區||港二十 掌墨皆便文老更無不屈己從之左連常州府檢校徙大同推官先是兒時與胡休復 削耗年七十餘系 南爾康澄南長子也為人孙州介特以世道為己任雖生叔李毅然以通經街講經 夫椒山人以神宗時天下雖稱治平無事而實多不測之憂惜乎光禄自絕人之力 同學感够好古當以許孟中高存之二君子為師友休復選庶常卒官為木主祀中 部都察院司務奉升工部屯田司員外即當其在部院也危言教論動引古該尚書 封封印假守許州所至領立係教職雍非祭把橋為百世利心為國子監學發歷更 薄視乙榜兩康順甚,厚自混濫務使居官立身,度越進士科数等授祥符教諭署係 漸為能事。天下士識不識皆信之無異難中明萬歷五子舉人當是時俗重進士科 卓爾康字去病杭州塘西里人父光禄署丞明鄉能詩結客諸老先生皆字之日激 禄者而不可得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又得壯士五百人悉以身許卒不得用以死也及光禄死而天下且大亂思得如光 間好氣不敢經行為以繼母病棄官歸聯年復起南光禄寺少鄉逆奄柄國以東林 卓心田傳 丁七 國學扶輪社印

府雲出兩康以推官該兵事多當意道哈上就起軍康益發舒所欲言上順義王後 **奏泉昇既能用之而坐視其抑沒以終老。記不可惜便象昇疏留雲中,稍假兵板則** 尤詳於武備心皆易之謂紙上兵法耳至是皆数爾康果知兵而向之易爾康者苦 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郊廟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典會要各有成書而 第居金陵一日裏糧視高家堰口、諸生皆目笑之舟船南北迁道於沿訪問黃淮分 延爾康為上客罄折謝不飯隔坐請事議上時滿下二鼓象昇東燭傳鐵質明而事 者也象并大悟下邊吏施行宣雲遂解嚴當是時象并嚴重爾康朝見衛吏罷斬入 有三十四世保塞今棄之以媚哈調我少恩不足恃賴一也哈易我而畏建設言為 也西哈市馬以卜為僧足取一金而陰哈哈金強光謂之啞食哈恨而謀侮之乃好 到明之重 たニナニ 橋不能下無何。量移雨淮分司運判战大侵涕汝為淮人請服語切直多忌用是龍 定聞者皆數制府能知人善任使也先是萬姓間河決山東爾康年二十。與休復落 三也計英若宣諭西哈保全殘人我一言而解卜圍柱卜襲銷建謀此所謂知大計 我圖建所謂空給王為耳二也哈圍歸化城十五日不解下街我甚必東走以孽我 言題我選吏皆盱衡鼓掌謂侯封可契戾取爾康奏記督府翻選吏不知大計其故 動甲中國幾平夜呼慣死人之情爾康者以為知兵如爾康而卒不竟其用他人己

兵兵經延作里延作與語不合被殺氏良號日夜不絕謀於夫之民弟敬盡散家財 蔡氏閩灣浦之舊鎮女也為里人張延祚妻少亂勝有大志於力過男子而延作亦 他日郊於東昇者未必不以死報又未必不與東昇偕死乃以分司末東置之無用 日は一年、といい日間には、一日の日日 數望洋而止城六經之學不請久矣專一經且不可得乃贯穿之各有成書根據見 夫椒山人口子當至塘西過屯田者書處低個留之竟日令子人皋盡出尊人遺稿 之地不且為象弄情哉爾康有集三十卷宗伯某為之序已百年而後深思尚論想 距其鄉甚近日夕帕首跨難衣短後衣藏利及突至枯望未及数十步。及顧見其子 購敢死士為夫報等諸民弟口是豈兒女子所能取出聲各族亦矣民不敢復言撫 擬悉得聖賢指要嗚呼豈可及哉豈可及哉。 示之有易學五十巻詩學四十卷春秋辨義四十卷書禮二經解数十卷余稍繙閱 見其為心亦必有如余之發書太息者令不待百年而士君子之好古者。皆已尊信之 跟跪來將甚敢之耳語日若安得至此可思母耳氏頓足自念日見幼不可樂事且 十数成於兒畫則相抱哭泣夜磨刀霍霍仰天踊起誓必般枯一日聞枯兵宿某地 以勇聞稱義士云。王師說下閱湯海数百里猶多負固方祐者亦奇男子也大學 琴氏傳 国學林棒体日

吾以死決免脫有不測殺氏斬矣遂掌之歸。一軍無知者。新月枯悔禍投誠官束縛 血被面關益銳淚血相近淋漓往來衝突發若飛鳥俄而枯被擒氏以左手把其髮 明明握利刃刺壁壁既穿刃刺植不已如是以為常衛年為戊子春氏負枯往從父家 請那縣那縣官憐而釋之俾復吃編戶。已而娶於蔡然氏王母女弟氏因得常常見 為賊所害歲餘目猶未與必思飲其血復提其頭竟奔延於墓置頭墓石上。沒告所 祐墜馬裕勇創在奔民疾追之行人麇至環而讓氏偽聲以吾夫為此賊所害妾安 祐母見益悉裝監督反裂然不令祐覺也枯且為甘語中之氏亦曰死者不可復生 右手奮及提其胸旋斷其首鄉道旁親者順目橋舌不能下。氏又楊言於家司吾夫 可治有助賊者吾與俱死爾等雪妄當就死於官且言且聽祐攀松枝與關中氏額 大喜陰擊其於。止某地之松林度祐必經此氏椎髻偏髮挟刃以俟日午枯果至雄 方君舉兵時。肝腦塗地箭獨夫也君縱勿相戲余忘之久矣祐意大安氏則益憤ぬ 到明之涯 卷二十二 中人也為人慷慨任使聞其言頗其之欲縱之去然疑有主者、人働哭己所以不即 服怒馬顧盼自如民突出林中大聲心花花驚處召其從者從者販走氏急持刀。改 協指出血母當更開漏下人聲寂然轉帳林第或起立開門左右顧於入仰卧 治聲 以般祐狀把酒澆墓凡三行拜拜畢攜幼子直赴巡按御史臺門請死御史霍達關

						以任使般人亡命江湖北津池為人稱道有以也報怨	一夫椒山人口有江夏生者與余善為子具論其事指奏出	年数や	死者為三尺孙耳今孙且勿顧容受他人指使耶幸勿以妾故亂國法霍默就良久	
						恐恥雪名垂後世置妄也哉	奉縊稅百光瞬瞬然射人生亦		勿以妾故亂國法霍默然良久	1、 國學扶華和白

一故序之 拂而滑之泉旁柳大百圍為雨浸以濡而空之矣。泉最久故其神最靈每場方遠近 國朝文蓮 學卷二十二 蔡祠之俾祈禱有所恐依其志良住然彼為一方祝調順乐兼喜為巴中點景色也 并柳拳胜其下呼神者三谷淵淵有應聲其聲像雨則立治天性上人以是故立意 東阿余別業也村雖故小。山繞之河又繞之暑可漁寒可粮四時皆可臨眺田平不 自謂于達然不易也泉不知何年何主人創馬者發石不甚斧擊為游人所坐衣磨 白渾無斷際河之陰一道通南北往來解當者報生流連冬之日数石為煩凝暴行 上小山蔟蔟作兒孫羅列圖如米聚方如印張削壁開丹崎雜以垂楊綠柳葵青綠 名滿井泉涓涓自流自溢自波拆聽呼者牛馬之其出也進者淵之流者漢之夏茶 秋霖客水相續則決決然河矣願若外為泉泉外為河河外為山山族而居每生泉 **鈴劃武之發自中冷外得未留有也井丈許水滿而温牙電石微斌出馬故土人又** 治東七里有柳泉色乘載之誌勝也水清以到味甘以**为。酿增酒百渝增茗查杂**些 人望陰投止望泉投止脫汗盜解衣胃柳腰則飲則浴則想坐坐項風戲處泉冷冷 逸老園記 **莠修龍王廟序** 三年 甲 二 集 潲松龄

矗下狀正 瓦肥狀問問瘦狀稜稜虎若而伏人若而立羊若而摩布置現示费造物 敬而人而为足容乎趾樣行僅可上其上則夷容數十人分曹飲然無飲者醒可上 匠心至不可品名不可以馬策数其最高有阿石山之石之一也尤奇石凡三两果 総堂奉山一抹望田壠段復段如疏畦四望點人懷下石而東可題者一矢許傾傾倒 夾閒之似混沌初巨靈未學時間為一物者後裂之渠其裂飲也壁良峭或若磴而 位置以奏差迎之半尚以上柔益進益上則石氏族而居分疆占據少別田高狀動 陇,颇宜旅雖不何何矣。西冲山而村村去山步武耳,山勝以石石勝以数彩之勝以 矣又常抱維摩病疫苗獲壽姑賴之耳漸原及故夷氣入懷翠影到案而石夾座上 斬游到夢魂猶戀之修數核屋上光表馬水宜沼也而不沼予沼之沼之上宜柳也 馬者山護牛眠水讓牛飲村人不解為登不亦解當天下事此類固多哉余童時過 涓涓夏而霖秋而潦則崩崖挂練敬石擂礙不復文山水皆鴻濛時舊物曾無人當 許深石樂繁滿之大小皆為箇滑潔不以繡焰漲激然與泉無酒時冬則海溢春則 醉難下也頓而是若曜可過亦無敢避平乃壮險則怖也坐其上堂村一樣堂河 而無柳丁柳之與會一至可以陰可以汲即謂予家國亭不禁樵牧也可然繁之班 側石復枕石堆盛料物間泉號號出馬亦何名水所理成果渠迢迢至山根不知幾 1月科林村村图

			and the same				1200		
図明と重した。上								有能傳者傳之人生山水色山水生子色為主不能多乎。遊記之。	而树峻庭中則即游之時多於兜與也予不文不能傳水之神石之
第 由 1 元								生子色為辛不免多子。遊記之。	與也予不文不能停水之神。石之色山之面目其

北行日纸房	こうしこう	方電泉高字	闕里紀言序	方百川稿序	子遺錄自序	劉陂十庶常詩序	齊語集自序	再上韓宗伯書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答伍張兩生書	與余生書	宏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畧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福夫桐城人康熙己	巻二十二	國朝文滙甲集目錄
事		十四			ナニ			+-		九	\ <u>\</u>				

ニニニニニニニニニー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ナ
--

到月二十三 目錄					西河姆指山女台传	楊劉二王合傳	曹先生傳	薛大概傅
中東								二十九

本既定兩黨激而愈甚奉昌天故紅丸之後移宮之後中朝相事如蝴塘沸美與根 意亦素定平州光宗為太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贵予甚學諸子不得與此馬國 長久未掛立而贵妃早贵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賴觖望即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 **飾鄭貴妃籠愈甚其子曰福玉上於諸子中獨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於兄弟告** 李帛而其亡也忽馬其時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禍史所載如此類 國朝文滙甲集卷二十二 **氣節自許母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成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 自然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學能孫不楊鄒元標趙南星之衛 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迹未有如明之宏光者也地大於宋端親近於晉元統正於 擊歲為三案及魏忠賢為政浙黨盡歸魏氏作書言三案事訴作東林號曰三朝要 以斥逐為名高政府如沈一贯與申時行王錫縣皆主調護而言者逐並攻之然上 以倫敘有定請早建太子語颇侵鄭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循眾皆 也國本論起雨黨相攻擊如仇點嗣是有妖書之後根擊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脫 亦間有而不遠亡養無黨禍以極之亡也黨禍始於萬母間浙人沈 1 宏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略 一贯為相擅權 P 戴名世

序當立士英員級橫不初為太監王坤所構誦成院大級者名在逆常中時時欲出 東林有雞福王立東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毀己可出也兵部尚書史可法詹事府 舊事有線於福部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英道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 紫顏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處事間上震悼較朝 典於是東林斯死年乃餘作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奏焚要典而魏索皆鑑之終身。 國南文园一人表二十二 是時士英兵權在極與大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深相結諸將皆願立福 正層事美日魔兵部右侍郎吕大器道書士英言福王有失應非人君之度不可 帝言馬士英有邊才可用逐起為鳳陽總督至是大鍼與士英謀立福王以福王與 **崇顏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山問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潞玉而東林以三案** 告於皇贵妃之園腦河南有司改礦玉具中極世子在懷慶授館館發備的荒之禮 儒難之遂以士英為託曰孫草復超是卽大誠復成也瑶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見 不得間而與士英最善崇領中大學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銀歸於延備求為己延 三日过謂摩臣曰王皇祖爱子遭家不造造於関山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院特羊 馬世子尋嗣封福王王元妃黃氏早戀繼妃李氏殉難死王與潞王先後遊賊南奔 如士英食吏科給事中李治復從中主其議於是以福王告廟五月己且奉臣物 國學扶輸社印 Ŧς

后繼妃李氏日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帝既立可法為首輔至召天下名流以收 兼兵部尚書都祭院右都御史仍總督風陽可法請分江北為四鎮以得功傑澤清 玉爾南為封高傑為與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可法至楊州為高 首輔四鎮惟黄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皆騙悍不可法度使得功進封靖南侯左良 進上母太妃都氏尊號日格貞仁壽皇太后益元妃黄氏日幸哲懿莊温貞仁靖皇 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釐正先朝之影而禮臣不者猶仍其失馬 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妖贵妃鄭氏日孝常温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 摘偽防禦使武情尋尊皇者福恭王曰贞純肅哲聖敬仁殺恭皇帝姓 氏日孝城 郭家案李自成造偽制将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還總督漕運路飛道兵擊敗之 宏光元年,甲辰以作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我政密翰外将王之綱迎母妃於河南 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即歸統轄天下既定爵為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於楊 部尚書美日廣為東閣大學士東禮部尚書俱人間辨事以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 王解讓遂以福王監國是日 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山東兵 州節制諸將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與摩臣合疏勘進壬寅王即皇帝位以明年為 心而士英換擁立功人政府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於外為督師士英遂為

國朝文图《港二十二

一弟聽七月己母以左然第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致都御史奉使燕京傑澤清 等。交章言大鉞名在逆紫不宜召上弗聽大鉞入對稱旨且伏地哭日陛下只知君 中羅萬象即史王孫若陳良弼大理寺丞應兆恆應天府丞郭維經懷永侯常延齡 旁落無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韶選淑女自是訪求之使四出識者 尤甚自以從福那來流離奔節取金錢為衣食資上亦憐之而不之罪也及院大鍼 用也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疲於奔命而國事日裂上優柔不斷而性寬厚政事 遠侯柳祚昌復為之以為兵部右侍即旋進尚書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於上請勿用 父之仇未報亦知祖母之仇未報予祖母謂鄭贵妃也以三紫挑敬上怒自此始安 以爭大鍼之出相繼引去士英為前光禄寺卿阮大鍼知兵子冠帶召見戶科給事 少鄉奏召大器定策懷二心兩人大鉞黨也上日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 早已料其不能終矣誠意伯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李沾已世太常寺 一委任大臣不從中制坐是法紀皆嚴而廷臣無不恣肆通賄賂中官之揽權禁賄 傑的函可法開誠示傑傑邀動願為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為可法 入而紫褐復烈謹應宏多國家日以多故上在官中每項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 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日廣皆 國學扶輸社印

劉用大鐵自是中朝之權強鎮皆得操之矣初大鉞以逆案廢錮屏居金陵城南涵 **通子弟為間謀每開諸名士飲酒高會則必用一二伶人開入別部中竊聽諸名士 議論議起而禮部係制司主事周總質為盟主其訴排大級不道餘力大級當以梨** 於聲伎當是時東南名士繼東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减否人 情搖動乘與又與得功合疏言姜日廣將危社稷四鎮之橫日甚而士英籍以逐善 先是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孙臣請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姜日廣擬優古宣付 中無一官無一兵出河北自濟衛以西皆北降惟濟常設守八月大兵趨濟常下之 得功良佐與敢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日此及間不足信洪範尋給假去後洪範奉 舉故總兵陳洪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伍死洪範陰輸終且請南行為間既至密奏 楊廷樞錢穗歸德侯方城數十百人附之大誠內街且懼獨身逃匿於牛首之祖堂 **顿果為首而貴池吳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甲宜與陳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 烽火及於瓜步浦口路名士疑大铖且為賊內應則刊做討之署日留都防亂無錫 史館而宗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鎮皆怒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敦變軍 國钥之涯||一卷二二 口語顧諸名士酒雕觚戟手書大鍼為快大鍼聞之嚼虧抱林大恨會流賊擾江北 后并執絡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敗走西安山東諸州縣殺其偽官復為明守而南 Ξ THE WITHOUT 物

名士黨人又以站公者媚鎮於是大鍼怨鎮及諸名士刺骨一旦得志即起大微殺 **资獨斷案納泉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鑑於前車精白乃心臣復王室若水** 者 瓶鼠人其中或有真失節者及以賄免摩臣日上疏相該號上亦像之記已及遭 赭名士校尉紛出蹌踉奔跪善類為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 次第起用先以望語連聽及前山東按察使愈事雷演作繁刑部獄從吏訊而捕囚 之而未有以發也及職贵用事與中官比雖逐諫臣逆常諸人。如食宏動楊維垣等 使其腹心收買機完愈收而布愈處大鳅之客語大蛾曰周鎮之名以站公而重諸 部分别起用九江總督袁繼城上疏言三朝要典為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 始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禮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在命吏 湯國祚告於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家局。上口宵人躁跪不難為誣君父以遂其私 大不化戈子轉與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狀為何如主皇太后至自河南道靈壁倭 九六之運車書間班方資產系旋擊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 盡與在廷諸民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冤有不必疑精度宏動奏繼成庇護三案繼成 上疏論之上日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数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與誣構今物故幾 上疏自辨上日繼城身住封疆當一心辨賊不得借端生黨先是湖廣巡按御史黃

從北来自稱為先帝又稱為齊王又稱為潞王下鎮撫司訊又稱為神宗子因宮開 誘殺與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守少卿高夢其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 而士英輩欲自張其功凡有斜效必以此誣之元年春正月開封總兵許定國北路 操用含之權吏部尚書徐石麟不復舉其職去位兵部之藝賄尤甚好人扶多金入 職之臣發發扶猶鎮以抗朝廷矣是時庶官非賄不入政府與中官動衛猶鎮皆得 籍以起大鐵為匿名帖布於通衛海內清流如除石麟徐汗陳子龍祁彪住夏允舜 旨務以離間骨內危動呈祖母中站名流以非常之法當掩立時操其論者僅數人 楊廷樞之處皆入其內士英性本疎闊不欲殺人而大悲所言一無所牽梁其獻逐 誣城而户部侍郎中船方為祖訟冤錢謙益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阮大城欲 都即日可為大師前官方在任而後官陸授者索索皆是及抵任五事乃令新者候 耐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後得罪者亦多奔良五軍,而呂大點先是勒士英 有除寄養民間長而為價解連路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尚書錢聽益於是奏好僧 之敢損大城黨亦城張孫根趙之龍馬可宗皆為之爪乐日以報怨殺人為事其大 飲而告者放固其位乃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傷者之速去武升横行都也人英 以入朝為名橫據政府賣官常務請上從作上弗聽葬致仕去至是速之亦不至失 9 P

乾上指稱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智何字皆不符兵科 善亦已移至錦衣衛馬可宗即会上御武英殿命草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 國南文图 美江二 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忠審視良久言曰太子識我予之 夢其家奴穆虎於逆旅遂共卧超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職之也奏 高陽男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后肌理白而舉止輕率身個傷而容有愁初至居與 止二月晚東大悲於市而明日國中傳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閱夢至奏甚喜遭中官 語當是時天子閣前馬院滿亂朝政人情愤激皆謂太子為真就言緊與一唱百和 遭禍礼至此今無血船海內傷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其處遂碎踊大哭之明卒不 臣環結之乃言姓名為王之明故對馬都尉王民之姓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 給事中戴英進司先帝十六年冬一御中左門親期头昌縣太子侍旁憶之子。不對產 踩跳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推擬人人色喜明日舉朝始知為 明不答錦衣衛從容勘其無恐之明對以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犯日以先帝之仁重 春坊右中允李景原前营事府少意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也拱 上下之明中城兵馬司嶽之明在獄中婚戲自得好飲酒酒酣即長歌終夜不止做 囚與之親恭問女果太子耶偽耶皆不答居數以上遺中官張朝追同東宮件號即 A 國學扶輪社印

中復下刑部做五月壬辰帝命京師即童氏出獄不知所終當大悲之既誅也王之 我不忘先生也后数日在一男子。属旗中婦人只勿沒沒則我必死累汝矣投之例 求獄官為之祈舊自言己干支生三十二年矣獄官說為之書行析楊童氏稱謝 置既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勒勿令致斃於是醫者進視不報一日忽不肯飲藥 所言王宫事皆不会乃刑之言在獨王府為西宫又言為邵陵王宫人且以吾之與 保全而劉良佐並言太子童氏之事謂上為屋臣所數将使大倫絕滅童氏者河南 真偽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謝大下若遠加害天下必以為真東宫矣乃命養之獄中。 天子也女不聞黄牛背上綠頭鴨光門者執之乃為癩比奏聞杖而釋之越一 錦衣衛衛童氏色喜而甚以東華太監任尚忠至獄中視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 言以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於是人情益懼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及陛下之子 明與童氏先後至而同時有妖人衣冠為道家裝直入西長安門門者止之乃曰我 王別也齒胸為記分金為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狱中時時號泣日念其子不 不可止也大鐵軍又欲籍以起大鐵陷清流而夢其被酷刑欲其有所連張夢華大 候布告天下過天過婦皆已明白然後正法袁繼成及湖廣巡撫何騰蛟俱上疏乞 了目稱上元奶河南巡撫越其熊巡按陳潜夫信之具像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 日又

多朕於先帝無鐵行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摩臣之請勉水重寄豈有利天下 好臣馬士英為名陷九江良王死復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公侯伯分守城門俊禄 既願亡國之福及上即位数上書侵挽朝政間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 東宮正在嚴期果真實非偽朕於夫婦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滕相從患難者颇 國朝文匯一卷三二 儲時良玉且病其子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庭性山夜逐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該 流言日甚而大兵已取肝泗遇徐州驳驳乎及於係楊矣左良王在先帝時職寒縱 之心如毒害於血能朕夫婦之情又豈难臣所能敗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遗惟不 初即追封后張詔示海內如為大臣豈不知之童氏冒詐朕妃朕初為郡玉何東西 見良佐疏地曰形元妃黄氏先帝時册封不幸早也繼妃李氏又死於難朕即位之 之入宫御極云云奏上命杖一百刑事。盾內不傷亦無聲如其項則已死矣初上之 林承吾今日仰極擒送錦衣衛鞘之自言姓名為詹有通南京人也平居奉佛佛推 不得妄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事昭示中外以釋及疑然而 可以異姓之碩童有亂宗社宮闌風化攸關豈容妖婦胤之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 二宫之有且稱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偽王之明為王呙之姓孫避難南來冒稱 人衣青花入西華門遊武英殿幾入西窗容乃太后所居也閣人叱之則云取御 國學扶輪社印

南廣昌東平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應大鍼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無樂之者及 板子磯進封靖國公世襲加大鋮太子太保諸将各陸陰有差四月丁五大兵破揚 樂往事行奏章者治罪都督黄斌卿等與左兵戰於銅陵敗之得功大破夢頂兵於 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一人並復原官仍各贈應有差殺周魏雷演祚於獄棄前兵科 大兵已至係楊門而士英輩皆調無處且欲籍北兵以破去楊維垣等請追鄉三常 或曰主兵者遣之去之明不肯逐留軍中效僕隸之役馬百姓又相聚殺士英故所 中金吊器玩掠之幾空有太學生徐與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宫勘進無應之者。趙之 **庾寅京師畫晦。大兵抵南岸王辰上如太平。幸得功當阮大铖隨之馬士英奉太后** 給事中光時可於市時可有清望以阻南遷下微至是與從賊周鍾武愫同般以辱 國朝文運 卷二十二 自盡者十餘人而吏部尚書張提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桓皆馬阮黨也跪節自 部黔兵及其個黨破人家切財物之龍補数十人殺之城門畫閉帝之出奔也尊臣 龍氣路般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於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 之上回朕為天子。豈記匹夫風嫌曾得罪皇祖如皇考者自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 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赍降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處 如杭州明日日中好民数百人。破中城兵馬司微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宫宫 3 PT 87 /TT TABLE

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極乃不識戰守之事而但以聲色達君門戶黨銅收致 雨端觀望既應戰敗則與總兵方國安大學士方逢年北降、然猶與隆武通為大兵 遂江上效贵似道之故職人笑褚淵齒已今矣且欲求奔兴越夫兴越乃報仇雪恥 虚觀此茫茫誰教其咎余為閣下計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愤之士尚 之國非藏垢納汗之地也吾當先赴胥灢乞豪車白馬以框閣下士英尋入浙東持 即位起禮部尚書乃與諸邪蒙合大兵之至也該益降且敢阮氏及妃城数人於豫 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權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槍地以招豪傑今乃道 心解體士氣不揚数兵至則東手無策强敵來則望風先適致令乗與播越社稷却 任以書抵士英日閣下文彩風流素所舊器當國破泉疑之際擁立新花閣下極點 至南京甲寅北徐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馬士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遠 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将劉良佐引兵至蕪湖勘駕如大兵管黄得功死之两千上 王為務院氏者諸生院晉之女謀益選為帝如與諸妃嬪皆未入宫至是獻之豫王 巡錢塘江上而是時魯王監國於紹與唐王即皇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山陰王思 以阮氏賜孔有徳謙益授内院學士未幾罷去乙未豫王管於郊壤之龍率羣臣出 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蒙魁文章竟節名天下。先帝時為那黨掛之幾死及上

恩不相屬生於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領買指而是時沿延居民皆奔 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 **沽直激成大禍罕致宗社淪應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 皆自焚死大兵遂連收金衛諸郡縣将齡仙霞旗抵青湖下壁台大誠有做疾軍中 華自言窮迫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誠為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 怨於每主之昏庸離語誣訟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質而餘姚黃宗義相城錢東溢 節過見無棺間一二日乃舁大扉至街上會天暑屍或盆於路僅存腐骨而已嗚呼 之日若等少肚男子爾不及老禿翁顧盼矍樂軍中頗肚之行至五通旗則喘急氣 州可乎大鐵能然變色回吾雖老尚能射强己騎壮馬且今欲取七間非吾不可奈 相與親爱者謂之司公定矣得無苦跋淡吾等先谕獨而公姑留此調攝係係至福 至謂帝非朱氏子此兩人皆身罹業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為真后而帝他姓子於稱 所覺時斬於黯淡滩大鉞自無湖走浙江先是大銀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 何而言若是復慨然歎曰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為何語曰 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己全軍職歲大誠下馬步行越捷如飛持鞭指乘馬者而站 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城守而大典故督師南中與大誠同事至是大鍼抵金

國朝文理 卷二十二 太子母弟二次為懷隱五次定王故宫中呼定王為三皇子永王年與釣田貴妃出 臣殺之純臣無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勳班首故託以太子而太子為賊所得處於賊 皆出中官置硃諭崇上而去統臣與太子皆不之知也賊入得硃諭於閣內即收 **都上起入后宫后已崩上尋傳珠諭至文湖閣命成國公朱統臣輔翼東宫會閣臣** 者伯权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仍無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失聲班 也當賊之陷京師也上御便殿坐命宫人日傳王兒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 将劉宗敏所李自成之西寬也人見太子衣緋乘斯隨自成後初左機第之北使也 其帶而告回。女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常人亂離之後匿形迹藏姓名遇老者翁之心 王猶常服人上只此何時可弗改裝子亞命持赦衣至上為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繁 正太子於經精多宫中所講習書法尤工既長元旦早朝本當不在側上有所誅當 福玉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點而失於實矣觀帝言宫腠相從患難者颇多流 引之共視且巨犀臣所上書其意多為人營私解殺而故用浮詞當我勿為所欺 年行冠禮就主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既講學出居端故殿諸臣進講章上親為刪 也而王之明一事至今猶流傳以為真余得備者其說以告世馬太子性仁貌生十 離顛沛之餘不能絕食機之愛一則幸舊好之猶存,一則愤偽託之妖妄皆未可知 國學扶輪社印

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撫軍監國不難其位下離者為主器已亡之象嗚呼明之亡也 所終謹按崇禎十一年四月己酉夜葵感逆行尾八度為月所拖五月丁卯退至尾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而陛已北行矣至是都人圍其第宅而署之陛不安請告去奉 言其謀出大學士謝险世崇預中位至军相子告家居宏无時加陞上柱國少師兼 及得懋弟書自城為書與馬士英具述懋第語且言一時有偽皇后偽東宮二事東 密書與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而可法先是亦該以王之明為真太无當上疏爭之 雖日人事豈非天命哉 二月傳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及該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而二王不知 死自言見錢風覺為属而殺之錢風覽者亦言太子為真被殺者也先是宏光元年 也因偏召信臣職之或謂為真或言為偽謂為真者皆死太子絞殺於獄中朝中皆 面哭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懼禍言於官曰太子不知真偽今在奎家奎不敢睡 至前船定伯周金家奎烈后父太子外祖也是時太子如長公主養於奎家相見掩 初處漸至心心太子之象都前以犯太子。太子憂犯庶子應至十七年十月前 可怪熟士英国将可法書利而布之初城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脱於賊徒步 與余生書

滅災近日方冠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韓者萬端其或養虚山澤之間有屋屋 首尾十七八年授以春秋之義追逐不如昭烈之在蜀帝萬之在屋州而其事新以 備書其事今以宏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而身帝滇點地方數千里 一我苦者宋之亡也區區海第一陽僅如彈丸黑子不勒時而文已滅亡而史猶得以 吾鄉方學士有演點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當一見之及是而余購此盡取型支所 馬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数足下為我書其語來去年久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 國東文匯《卷二三 布諸書缺略不詳沒要天然嗚呼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都人無狀寫有志 湯為清風化為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微凋 該其梗概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為之极拾流傳不久而已 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母支自言永歷中度者為足下道演點問事。余聞之載華任問 世豈不可敬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先而世所流 **残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 有就馬然而學士者搖頗為確城而型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親記二者将何所取信 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国於飢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磨棄時則有明全

國朋文涯應卷二十二 史公集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記也蔡邑日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 說有三日精日氣日神此三者鍊之疑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夜雲氣入水不濡 者那頓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為世間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益余告當語 翰林院購遊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 獨以其衙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所者也太 道家之書名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處絕欲吐納以為生咀嚼以為養益其 與余面語其事則不勝幸甚 一城之盡且不得見而又何况於夜郎節祭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予前日 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風昔之志於明史有深 而史官所指明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潜德幽光程官碑誌記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 人火不熟飄飄乎御風而行遠世而遠舉其言云爾尔嘗敬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 人來承示近日所為文数首。並以為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 木審至四方以故見聞順寫然而此念未審不時有也足下知犁支所在祈召之來 痛為極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為念者又足跡 答伍张雨生書

老吾不得而言之也夫唯不可得而言此無所以為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延發 之序則於放然以之自多不自多其文而多王公大人之序以為崇程夫文者必侍 所為文章意思蕭抵既問且遠蓋有得於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 不可信得其伤而以用之於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於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節其 色臭味足以娱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跡 所以文也文之為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踩徑之先蓋昔有干里 氣之大遇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之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 馬北而黃伯樂使九方舉視之九方舉曰北而聽伯樂曰此真知馬者矣夫非有聲 而有物底陰驅而潛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區跌宕於杏鹊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岳 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雜望之 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子兩間而盡冒乎萬有嗚呼此為 清則精精則糟粕機燼塵垢渣浑華凡那偽割敗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 布衣窮居之士欲自刊刻其文念無以取重於也乃求序于王公大人王公大人賜 以告馬吾聞為乎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即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得像 上大宗伯韓慕虚先生書 一國學林華科印 國阴之涯悪をデニ 求序於王公大人人以自重其文而王公大人之贤者亦不輕與人以序亦所以自 文當途賢公卿弘獎士類其所為大書深刻標榜窮士之言充棟盈几而不肖不與 行遠而後思所以左其聲名彼乞序於王公大人而於彼然遂以之自多不侍觀其 王公大人而重則是孟子七篇成而必請序於齊宣孫惠司馬遼史記成而必請序 啻十之九矣娶乎唯間下不輕與人以序。而乃可以序不肖之文唯不肖不求序於 重其序也今之大人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者獨閣下一人往在京師閣下當為不肖 尚歸而刻之於金陵而天下讀閣下之序者往復諷誦詠嘆各嗟初非以閣下名位 馬獨閣下見其所為文而以為可與於斯文也者一日偶序不肖樂葉文若干篇不 王公大人而乃可以求序於閣下也不肖至京郎前後凡五六年未當上書字相獻 言士之以求序來者比局接踵然大抵多所謝絕於是不能得閣下之序而去者不 文而已其知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請之堅也亦不知其文之工批果何 於丞相公孫孔大將軍衛青也且夫意風不足以孤行而後有所附恩言語不足以 之故而讀不肖之文者認相引重亦非以閣下之序故也唯如是而閣下乃可以序 之文乎是則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重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志之士不 如率有命筆不無過情之言人之見之去讀未終篇献已掩卷而去而況於其所序

名世再拜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未有不上與下合而 明古文之規矩盡裂上之人所以取于下下之人所以献于上者皆雷同相從而以 為二而文體逐不可振襲者文章之風孤當亦奏衛卑弱而不振矣先備之精義不 而心非愁蘇哦然流傳共指以為笑於是上之與下兩相等參與語行格截然而分 之心而下之人、纷然嚣然各特其說各扶其技而有菲海乎上之心考校之文一出 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異議於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壓服乎下 能至於極威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擦之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 乃慕虚先生之序也俯伏俟命不勝至願謹再拜 執筆為之序而况不肖之古文固閣下所素咨處以為可與於斯文者子知閣下之 首而求問下以序之夫舉業之文非閣下之所好而亦非不肖之所好也閣下猶肯 爵位勢分樣飾於其間亦視乎求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與序之者之人與文何如而 不肖之文而不肖乃可以求序於閣下矣嗚呼文章之事雖非有用於世而未可以 不與他人而一縣謝絕之者盖他人之所求者乃當世學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 也項者金陵一二人士取不肖所為古文刊刻其十之二三用是潔誠骄處北面叩 再上韓宗伯書

来窮巷枯稿之士被服先民抱殘守缺以不棄於斯文閣下之力也閣下旣以古文 氣欲變之機固已伏於此矣當此之時閣下遂獨以雄奇渾古之元出而大魁天下 天下之人諸間下之文忧然如寐之方覺如酲之方醒皆翻然忽改其所為三十年 雖其風氣之不振而上之與下管警之聲不出於口。齟齬扞格之狀不形於色而風 多出於其間公論者上與下共之者也下之人方以公論自張而上之人故欲反之 道在上之人勿故與下之人相反而已矣下之人曰是也而上之人必曰非也下之 棘木撒士或私相許只某某者必得售也又或私相請只某某者必斥勿錄也已而 者遍以望於上之人而不克副其望嫩遂直為此紛然嚣然也今甲三年而一武士 警而不以齟齬打格而不相通未有甚於今日我何也則好乃下之信且從於閣下 **取高影為大官而天下之人。又奪然嚮風愈久而不衰則宜上與下合為一矣乃皆** 厅之者則其許之者也録之者則其前之者也不能不相顧以敬而羣不逞逐借以 盡是也紛然器然而出於抵行叫號即下之人有志者亦未當不非之也然而公論 則安能厭服乎其心而使之不敢有異議於其間也哉且夫天下之人其所操未必 行其秘至於蘇計叫號而不可止上之人患之而未能有以弭之也竊以為弭之之 人曰非也而上之人必曰是也參差之見先横據於胸中其說究無以勝乎下之人

國朝文匯《卷三三

與縱論當世獨未當言及文章之事名世身在卑賤有言不信故不得不踏點以各 之權則唯在閣下一為昌言正告之而已矣名世往在京師與閣下遊光一二年相 簡仰謂閣下之道下之人信且從之而上之人獨不肯信相從者必無之事也轉移 與不知莫不肅然起而斂衽退避以為不可及而閣下之名德清望又為海內之所 二而閣下以一身居上下之間則驅之使合其權仍在閣下而已矣閣下文無論知 非其心也則好乃拘襄者之風氣而不能以閣下之道為進退天下士之具與下之 以閣下之道為進退天下士之具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警整齟齬扞格被然分為 人以其信且從於閣下者通望於上之人其所以待上之人者甚學而上之人不能 國學扶輪社印

余少好誦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輕不復記憶問為詩其於古文之旨不肖也因逐 欲灌園以終老智見夫下之人所以仰望閣下者如此其至而轉移之權使上之與 下相合而無一非閣下不能故報為達其區區之情馬冒瀆尊嚴無任惶恤不宣 齊驅集自序

下警警而不入龃龉抒格而不相通也名世南歸数載不復有志當世行吟江上將

及耳然而當今文章之責實在閣下不宜使窮巷枯槁之士飲然失望生視上之與

默默以處而閣下方在日月之際經綸密勿更有重且大者文章一事送有所不暇

或有當乎而放集之存者同遊數人者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為無錫劉齊武進 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為取名聲事壇站之具自泪其情而亡其己之 徒故名其詩而已徒故名其鼓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 白蛋宿江朱書溧陽史献生常熟的振翼華亭華大生山陰胡原昌云 亦大可悲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那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以有吐發愤懑之作 詩之亡於人間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 棄去自是往再浸尋身在貧困而自無以發憤懣之什。當自惜且恨之数年以來客 **藏字即高自夸訊被登壇坛以爭名聲其于古人之詩多能議論短長分别門戶營** 可可以 三人 之盲僮跛鬘各以其意喜怒主人而握挖攘骨于藩離之外而主人曾莫之知也不 加赏数力勘余存其稿余俯仰從之然非余之志也嗚呼詩之衰久矣世之人粗能 是多賦詩以自造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為之得一百餘篇方擬棄去而同避者顧認 已之間自無瑜游遊子物海之濱偏歷務魯之壤同遊者数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 余之志欲入山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局於古人非是弗為為之亦弗存也戊辰己 遊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且而有感觸板亦偶為詩一兩篇既成猶較不録盖 劉陂千庶常詩序

展工先生生平不以詩示也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而吾又當見破千仲弟檢討 |歌為碩之以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改盡汨殷干之情使之輾轉惝恍而無 藏匿不以示世余索而讀之見其情皆放千之情而詩皆放千之詩被之古人之旨 容貌粥粥然其與人交温温然其言語群氣怕怕然嗚嗟此腹干之詩也沒干之言 意世所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馬而果得庶常劉君陂千之詩陂千退讓君子也其 詩也而於詩之首猶稍悄能識之自游學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話不復有詩也而順 盖知古人之不可非也於是據其說而指之以古人在是也為之峻其牆垣固其強 整互起送扑凌遊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點而其說更獨詐而不可窮話彼 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之必求其瑕死而議之以某句不似某家即不然或 蘸仿佛其形貌之萬一以為己之所獨有而他人之所不能至又恨天下之不吾信 所遊從嗚呼其亦不仁甚為宜改千之時不以示世也改千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 日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吾自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陂千之辞皆深自 而震而騰之而吾之詩可以名鳴呼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余不能 也於是何疑虚唱而傲睨爾盼以濟其所之窮庶幾天下之可與不深察各之所 詩以務桑擬夫古人之詩此詩之所以長也数千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皆 国南文图一表江二 國學扶賴社印

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為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器亦以附見使作史者 **豈非以賢有司之拊循士大夫之鼓守而兵民之我力與余從踏父老問吾祠前後** 罪甚於盗賊為萬鳴呼豈非天子。賊起秦入會。曼廷於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躏江淮 持關外之事。使任事者轉級傍堡而無所用其力直至於國亡君死而後已馬此其 士大夫漫不以賊為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事而操 城天子死而國林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 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師前後凡十餘年、演於陷者數矣而卒復完 受休養之恩亞三百年非若敢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横行天下斬义吾民治王 君詩数首其旨亦如是嗚呼詩亡于人間久名心猶存乎劉氏之一門凡其所 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色所向皆破而各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九黑子。本數千 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來天下水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敢亡之禍亦未有如明 者皆不汲汲于名者也彼世之說詩者其名 之烈者也明之取天下於盗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盗賊從秦寇者皆國家之亦予 余所著子遊録旣成此平王源為之原而余復自為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 子遺録自序 1. 11.1.1.1/m/1.1.11.1 何有也 一甲 焦

西南文图 老二十二

有所採擇馬

方百川橋序

傑使才人皆感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為永深秀雨人皆原本於左史歐智而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日百川日靈星兄弟皆有道而能文章者室草之文雄渾奇

自晦愚世鮮有見其文者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甚 於靈具項余家青漢之張距二方子四五里而近時時相過從得盡讀兩人之文住

其所造之境指則各不相同也重星客遊四太其文多流傳人間百川明户躬居深

往循環維誦不忍釋去已又悲世有嘉文使之沉論里巷之中略不知惜而紫色蝇

寂冥若書以俟之於後世而軍車自涿鹿胎書丁余日知吾凡之深私莫如戴子是 涿鹿而余亦费文燕市未有過而問其直者將遂歸老江上灌園自給與百川兄弟 一聲世相與尊崇推奉使之志滿氣得以為當然良可嘆也今年實軍北遊翻其口於

文次第排紛為闡發其波瀾意度之所以然者且刑以出之于世而余為聊且書其 一些吟誦人皆笑之今又以序方子之文也適增其笑而已矣他日歸當盡取百川之 宜為文以序之、嗚味余自從事於文章樂世不以為工獨二方子環堵一室相與谷

國學扶輪社印

図月と<u>国</u>を記さ 未果即能行而留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折衷考訂則是書之刊亦不可以已也今夫 吾道患者不在於佛氏明兵故佛之佛易去也儒之佛不易去也明心見性之佛易 莫過於福田利益輪廻生死之部佛亦自知其長也日吾特寓言以驅天下之人之 佛氏之為患也莫大於竊吾性命精傲之旨以為明心見性而最淺陋惑人之甚者 學是而點形流落於聖人之道だ不見其津海其何能為侵然編以謂先生之說雖 固其壁垒樹之旗機相與製能皆大呼按到操刃于先生以快放之心而後已則為 聖以媚佛者在吾儒之徒為甚先生以垂老之年。山澤之腹不憚解而開之呼號痛 補曲禮之缺正世俗之影而於佛氏尤痛疾之不少假刊且成属余序之余少而失 里紀言而刊布之於京師冀世有疏其書而行其說恭余者其旨大抵言那正之辨 **議如千篇遂乃渡江涉淮踰濟至如臯謁闕里志其所見聞又如千篇共名之曰闕** 閥里紀言者湖州宋像巷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自少沈浸及覆於宋五子之書城然 切提骨扼腕而與之爭彼佛氏之徒聞之以整以殿不動聲色而吾儒之徒皆為之 以斯道為己任而傷邪說之横行也人心之陷弱也聖人之道之不明也作關里係 人於各也己則誕妄而欲人之從己佛至是亦悔其窮矣而世俗雅然從之相與叛 闕里紀言序 P

不能自己蓋用是無意於科樂而經棄制義尤其乃軍星哄將俗之波靡傷文章之 師強荒江城市寂寞相藝而余多幽爱之疾類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住往悲遠 訓話不依傍前人歌時有損傷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居金陵與雲草互相 想像其意境而實軍之孙行則出者固自成其為實軍一家之文也實軍於易春秋 即自毀其稿而雲草尤爱慕余文時時循環銀誦當舉余之所謂妙遠不利者仿佛 一質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極舉以示余余為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憾於余心重奉 情物態雕刻鎮經躬極幽勘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實軍自與余住復計論面相 去也福田利益輪廻生死之佛不易去也士首有志者其仲討賊之義而此標同室 巴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飲其才氣濟發其心思一以闡發我理為玉而旁及於人 始余居鄉年少其心獨住好為妙遠不測之文一時無知者而鄉人颇用是研天居 之为使偽之佛選而為偽則佛之佛不攻而自破使福田利益輪廻生死之佛不得 金陵者也始雪最少時才思横逸其奇傑卓举之熟發揚蹈属縱橫馳轉英可涯沒 久之方君靈草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邊相應极蓋靈華兄弟亦余鄉人而家於 進其說則明心見性之佛亦沮丧而不振安知不由先生是書而為之嚆矢也哉 国身、万巨四月二二 方靈卓稿序 國學扶輪社印

萎輪頗思有所維挽救正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教然原清風無凡屬者才 **遺而今年春字綠自福州來全陵偶拾北行日紀稿歸依余讀之而嘆 只嗚呼客遊** 住返奔走偏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関越之境凡数萬里每行輕有日紀余性懶不 鼓舞振起者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持是以間執鄉人之口也於是平書 往余居鄉以敢授餬以不出一百二里之内歲得一銀雨錢與村學究為曹伍計 **飲所為冥心獨往者至今補或胎姆笑今字雲草以其文行於世而所謂維持於較** 自收拾往住多散較而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紀付宿松朱字錄丁且 逛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為遠後則始於歲丙寅之冬。距今十五年 靈皐兄弟相率刻意為文而住係失志莫甚於食回首少時以至於今日已多歷年 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阜送發解江南雪阜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卑之得焦而 正之者靈軍果與有責馬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的為賴以 知風氣之将轉也於是其不購求其文而靈星屬余為序而行之於也嗚呼自余與 之春自無山反金陵有南還日紀付祁門汪獻其己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 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即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表情預相 北行日紀序

随南文匯 光光 · 寫即起及早凉行数十里日都當年則熱氣蔥蒸喘息皆故絕車馬所踐踏歷土遇 風真可怪也其或資用既遇不能獨實一和則與述人共质一和断養走卒與大皆 数十里小舟如葉坐卧不能伸發見他舟之順風行者甚美之而余平生未當遇順 **憐之乃已此在北方為甚一勺之縣一杯之酒非数倍其價不可得也其於舟行也** 皆無之方其始謀出門多万假係經管数月而後成任行李略具而已途中所食皆 與奴各賃一騎軟鞭者見余書生則大喜往往多索其直一切頗不用邻而騎又多 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也陶淵明詩民飢來驅我去出門何所之以余之稍監察慎 舟子尤多無點時時劳之以酒食乃養而余每乘舟風極不利或日行数里或日行 粗欄往往問月不能內食丹車之费皆從節意猶有资用乏絕之患其於陸行也余 言與淵明之詩其亦可泫然而流涕者矣易回放即次懷其發得童僕贞是三者余 之風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日傷哉貧也生 而逆旅主人與軟靴者表展為敬每於常直外多索錢指信張目視髮盡監如其言 不良且善號雖執辔甚謹猶時時遭颠仆行淖中尤危险住住泥塗被體衣被盡源 滿懷而僕僕於朝市之間所往而報職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為此者誦子路之 不撰與之雜處彼亦引吾為曹偶喧樂叫器其因尤不可一刻安其行以暑也難未 國學扶輸社印

諸公贵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諸設佞其文乃得傷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 自文體之壞也是非工批世無能辨別里卷窮賤無聊之士皆學為應酬之文以遊 皆開他勢如虎狼将人皆震恐雖無緣毫之極亦必稍稍賂之乃去而西北有響馬 国月と国一気にい **楫之外無他語酒酣論世事、咄嗟吁曉旁若無心人颇怪之然諒余之無他多不以 職架人於途懷重資者惴惴懼不保性命東南則多竊盜來夜為恭亦或殺人而** 世皆熟視之若無熱而余性疎慵顏放卽己亦自聚之而不能改字輔大官相見 猶不能逐躬嚴斷極之中必有高人逸士起而笑余者矣余之遊四方必费文為生 以為天下經營指据其勤苦豈特如此而已哉而余所處不過為一身一家之計而 余行李蕭然模被之外無長物盡夜幸皆無恐嗟乎古之人濡手足焦毛髮勞其身 贾之船皆早已翰杭餘舟次第進遜者揮猛林立岸上一舟過輕一人躍入我衣被 焼之良久乃得緩無肌膚漸蘇寢總處而圉人已越之起矣關津之設也如當烟商 之侵而陸行當嚴寒手足皆僵如痿痺冰結於毘其冷氣嚴骨抵養以厚直買來新 惟恨好終夜集於身以手撲之血滿掌唯于冬寒之時頗以舟行為便無風雪霜露 宿西北方無林以土為烷壁私之所聚處跟人肌廣遂成瘡獨至於舟行則不能故 起撲面。目不能開日崩小敬食於旅店食中皆雜塵上不能擇也每日行百餘里而 上、一甲

華思皆不能成就將遂舉手謝時人以去獨身處荒山中拾橡櫻等以終餘年不復 書一二種而購求遊書之處颇復不覧今雖稍稍略其而所購求未備不敢聊且命 取士大夫中難號為深交平日以文章道義相破碼。一旦出而連城数百里世俗所 非實文更無生計今且世事愈變文章更無所傷雖役請諛佞之徒皆易所以去而 稱美仕然亦写有念及憔悴窮愁之故人以一函來問即余未當一住弱也故余也 騙奔走之無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余性碰受自守生平於非道義雖毫髮不前 太海以今視首。文章輕重風尚美惡竟何如也嗚呼客遊之因果未有甚於食而她 該謝文七十萬皇南浸作福光寺碑九三十字裴晉公每字酬以一嫌選大怒以為 能遠後矣偶因誠此行日紀而書其志如此時庚辰二月。 余抱區區無用之學學世不知之技以浮沈於遊士幕客之間所謂操隋侯之珠而 倡優便嬖之徒居其門下者報傾困倒廩以與之而無所惜昔白居易為元稹作墓 禮数相責而余文章之名故在四方所至必有主人延掌書記或進子弟受學。然大 以彈雀者也至是而愧悔交集不覺其汗之淡于背矣前年之秋老母謝世方當營 抵皆出於耳愈計日傭賃而已未有行度外之事而給余養親隱居讀書之费者而 国車、万尼門見二二 坏之上與先君子合葬則為子之事已畢矣而余年近五十。未有子息平生欲著 一國學扶輪社印

劉阮以來醉鄉偏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顏堕委靡人而不知 出馬其不入而迷者豈無人也級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為笑則真醉鄉之徒也已 要馬抑亦不必解也况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我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愛也嗚呼自 其間未當有可樂者或以為可以解憂云耳夫憂之可以解者非真愛也夫果其有 為之荒惑體為之敗亂問之人以是何鄉也日酣適之方甘旨之當以倘以任是謂 昔余富至一鄉極頹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為之易位日月為之失明目為之故心 到 朔 丈 蓮 一卷二二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日太初之始六合之外或 日不然是鄉也在在有之遊者多至 醉鄉嗚呼是謂醉鄉也與古之人直與余也吾當數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 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神則區其體則休以適世之人孳孳然汲汲 福是非美惡茶辱停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忌若逃凡所為可於可嗜可涕可悲恭 馬然非善遊者莫知云蓋其鄉冥然塊熟無有天地日月與酬酢往來以及災祥禍 州陸池中原鼎源而天下之士放縱恣肆冰滴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 不能臨之以入一入其鄉軟絕是故善遊者往往慕睡鄉嗎味睡鄉之燒頑鈍然也 睡鄉記 甲生生

能治者予以百金土慶以其方武之立愈乃扶百金以歸當是時流冠起開快蔓延 唯末四紙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如耿駿随地而折其足募 吾故求神仙之代老人熟視之日偏體皆凡獨置神仙中人那去好烟我復入洞閉 莊周莊周也蝴蝶也相化而未有已也於是乎睡鄉接矣 天下河南草盗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数年今天下大荒 去與一二道家者遊開神仙之你放然蔡之乃棄其業尋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 又累且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司去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 以的女命童子子一物若能食之氣蒸蒸就滿腹遂不復飢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 目坐士歷又跪且拜者累見每飢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見吾知若苦飢當 者流無所遇已而入禹谷關至終南有老人律冠羽衣坐石洞中群教久矣士慶拜 然或不服以遊而遊者又或往往呻吟哈婆吃大其呻吟哈婆必有隨之以入者也 於洞以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見一日老人出問日若何人乃溷老夫為士慶日 陳士慶河南節州人當年少時其族有登科為知州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 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為蝴蝶蝴蝶至其鄉化為 陳士慶傳 .; |國學林教林中

旱。且都而兒蟲窮在外被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指友言地官因繁士處而其族人 為知兴者方家居為請于友而免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 問可望日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妄可望撫府嘆只各固悔之士慶母吾今復得 矣持以去亦錢細之而傅以樂以食夏之置車中間一二日起营數十里下登士慶 上又三日而侍献忠倒矣歌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歌忠之平東監軍也飲酒醉 肠胃於腹以緩纫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腳呻吟又一日而起飲食又三日起坐扉 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念當且徐而活之使人另一木扉至卧老脚其上納肝肺 若台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黃而死士慶母**達為有肝腸離體而可復** 胸及腹洞数寸肝肺肠胃昏劃然安於地默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以吾固欲殺 婢日老脚為献忠所嬖一日献忠召老腳老腳不卽至獻忠怒持刀自往刺之提其 免残每以大挺雄左右極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宫中有 · 北殿呼日各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日。姑留之勿般然不之奇也就忠性 賊中依其書武之煮水成膏有聽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連斬之将 中擬檢壓存末四紙而已居有項羣盜破節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為張獻忠所援在 而殺其嬖妄士慶見之日此監軍之最龍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之且洩怒于左右

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賴獻忠呼日老神仙軍士皆呼 老矣曰猶能飲酒數斗。御数婦人人求其代朝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像有司之者先 正老神仙聲般然震山谷自是城軍皆稱為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造 為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其鎮士慶愕然可吾身不能騰空馬能躡之而上也敢忠 為汝申令于軍中可乎乃令其兵人持一几來項之得几数十萬厭忠命軍士聚几 是歐忠在湖南破長沙歐忠謂士慶曰吾依號汝為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盛知也今 死士慶遊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既及政久之戰敗入蠻微中士慶隨之而行年 香於如其言士慶先以樂優其痛處點去其脛骨寸許殺一大取犬足骨如其長合 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文選能义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命文選 国南文图 港门 以不登且殺汝命軍士数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 之而傅以無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砲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 忠愛将日白文選與官兵戰而砲其照負痛馳歸瀕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日傷 官兵削其頻車折齒士慶為斷一件之頻車以合其銀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就 展如緣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 已公真神仙也賊中有驍将祁三界。臨陣而為 美人以進監軍監軍無傷也乃名人持車至政会出美人即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 國學扶輪社印

軍門住謁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寇益急詔天下勤王時可法已拜南京兵 陕西盗起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楊維徽曰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乃徒步詣 重之當讀書至忠孝大節住往三復流涕暴文文山之為人也重像以祀之崇祯中 是以私愛而擔公法也維教競競自守懼無以報德其敢以是為公界守由是益故 見知於都守一日往韶逢富民有犯法都守教維徵為之代請可得金数百雄散謝 楊維根字五莫。一字伯處廬州果縣人也生而孝謹好讀書殺我自守以正當以文 雜以藥熬之須臾鎮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看物不燃老神仙只樂成矣復投以藥 王安者自言在城中時當從神仙聚樂見其聚塵婦人例取其除上內方寸置驗中 赞只余讀陳士慶東泊奇怪然竊嘆其挟異術如此而為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将 遇仙始末如此其後士慶隨其養子白文選入邊投誠而病死於騰越州 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蠻傲中遇人劉茝與之善許為士慶作傳乃為告其姓名及 而火息然則士慶之依非為賊亦不能就也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為足尚哉 部尚書尚書以府耗軍黃竭兵不得出傳機輸天下捐货殺國維衛棒機近回國事 **以犯自有公法使此人不當罪而維微受其金則不祥使此人當罪以維微故贳之** 楊維教傅

国南学园 美江二 楊州城破死之维嶽江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 微條列時務十三事上陳當事未一歲北兵渡江京師潢而史可法以大學士督師 截聞之北向號痛累畫夜不能寢食時福王世子即位南京改明年為宏光元年,维 截回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一旦的全体生吾義不為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近馬 令雖髮維数不肯人謂先生昌遊離維故以避将何之否死耳死耳其子對之泣維 食栗而思稷酒吾家世食脬库之溪今值園事如此飲食好下嚥乎三日北兵至下 主為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進粥食魔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却之日踐土而思禹功 如此吾何以家為卸毀家以為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崇禎十七年。上前於煤山维 大官不能為國死而布衣諸生又以死非各事則是無一人死也君臣之義幾何而 赞日嗚呼遭時亂亡士之自立可不慎哉三代以來變故多矣為人臣者住住身為 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六間者莫不為之流涕私諡為文烈云 忽張目視其子以前日見志之語慎勿以示世也頃之遂至是歲宏光元年七月二 人有來物態偃卧唯唯而已搜先人遗文付其子。日當謹守之乃作不党永缺之解 以見志凡七日不食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氣息僅相處人來觀者益眾 不絕也哉自古死節之威莫如建文之時而姓名半且磨滅吾當惜之迨甲申己酉 一つ一國學扶輪社印

臣惴惴每有大敬軟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事而養正獨多所敢奏奉命 問天下又非靖難比也故余所至輕訪問父老有死事者為紀次之無使其無傳為 于制府熊文縣文縣信之全姓兵吏皆以為不可文縣不聽養正出入城中。知城降 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 端伯皆天下有道高明之士養正當從之遊養正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閱知 官遊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如姜日廣袁繼成楊廷麟黃 所作家妝良然遂為論次如此 到別之涯にあたこ 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及既選朝權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溪熊高聚東 非魔不敢與撫賊攻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軍 遷以去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盗張獻忠馬守應等引衆数十萬據穀城偽降 用徭役養正為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倒見遂中傷養正左 而能舒山中。余有門人曰余生為我道貢士楊維敬東余嗟異之己而親其子弘抱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你風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建昌兵備副使己 西大兵破建昌養正被執不任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困難中間凡十八年,其 王養正傳 平甲

養正養正不在因教之赴武昌見主兵者遇南康南原人號泣隨之養正謝品父老 良若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卒不低奮號大馬遂死時 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做漢兵叛內應因製陷建民執 赞曰。宋當讀先生詩文盖其孫赞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旣已為之序而復書 賴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日廣起兵南昌戰敢自我 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黄端伯盡節於南京明年、東繼成死於燕市楊廷麟中 大清兵已渡江遣降将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靡養正飲江誓師監城拒 立君是為安宗皇帝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城建昌部署既定而 山谷間南康人框懼議請長養正移疾閉閣此陰遣問說鄉兵殺賊居数ほ賊盡職 其所以亡而准泗之城衰亦可考見馬 於其間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間出斷脏決腹一與而萬世不稳觀明之所以與與 其事如此為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起雲恭龍變一時將相容出 殿時輕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應洞學会黃端伯與養正同年友養設精舍處山 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與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死社稷南中 三 國學扶輸社印

走民寨自全城勢是藏母死守空城為也礼禪謝日朝廷不以礼禪為不肖侍罪統土 図月と匪したこと 这師話之以實對師喜每稱其友爱絕至以勒他子弟夫放字百舉於鄉明年計恰 劉孔確字默卷先世虚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因家馬遂為邵陽人孔雕事親孝 教孔輝賊見印右肱問折臂取印去執至未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過害從者圍 請急遣官來者縣事且收訊巡撫高名衛不可於是孔輝仍城守如故賊復引來至 誰接皆毀縣人皆走孔暉大呼百姓卷戰殺賊無有應者賊射孔暉中臂墜城而張 **洶欲走無固志有富豪缒城降贼求生孔躁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 上人速降且獻官與印不然城且養孔職繁印於旅登城守與而賊來益聚縣人 縣存亡即孔輝存也敢逃死予於是修城垣淡隍城守略其而自成兵且至城呼城 原河南大都孔輝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頹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孔輝棄城 皆為感動楚人多稱之孔暉起家為龍陽教諭巡撫御史林嗚球知其歌遂表為縣 謹而與其兄伯相友愛幼時以兄詣壑師學書課已華而見其兄課不能意則伏几 贼尋去圉人張賀等弁至民家燒湯灌之閱二日而处移文上官言孔雌旦暮且死 得河南之新鄭當是時塵盜起關龍並庭豫楚之間張獻忠已破襄陽字自成後中 入京師道聞兄疾即及侍楊樂勿懈久之兄死而其母亦相繼卒孔輝丧盡哀見者 Y 沟

子入監紀鄉賢 前後建开大夷皆不難捐天下以與賊使能如新鄭令以一城效死弗去賊之禍豈 赞日自古盗賊之福莫烈於明然明之羣盗最為於下非質有絕人之略說龍天下 三立亦感愤罵賊死其僕劉庭及門人鍾寬楊先皆從孔暉殉難是為崇禎五午正 国章、万臣||天二二 望見桃花數十株或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以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 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好自放于酒當從容叩之不答一日字生來馬山行 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情輕口行酒來余為生痛飲 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葉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故事之或就 查自隨故人稱之口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戲般流涕而 間愛勞山水。無后数載去久之復來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 至是那故余讀先生之事都不禁三復而嘆息也 之志也起飢寒聚塵不退一折蓮可制而國家以畏死無能之書生當之宜其敢也 月十二日也賊移兵攻汴新鄭人收其骸骨歸葬於楚天子聞之贈尚贤寺卿族 虚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心衣破衣戴角中。佯狂自放管往來登策之 壺先生傳

一連之十 往弱巡撫史可法於廣州至舒城解鞍休馬過張獻忠兵皆被縛當是時江北諸都 赞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華和尚之流亞與吾聞其难行通當酒酣大味俯仰天 生也方提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跡旣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 縣相繼皆屠滅獨桐城倭國不能破至是賊文益急縣中設守備出奇兵擊賊賊多 豫楚濛泗必由桐安慶巡撫遣其將原應登領兵三千人成相成與馬成多點軍中 從軍為小來無所知名紫複八年。流賊陷中都圍桐城不下桐為四通之道狀往來 實成看過人也崇複中盗起自過池渡河。奔突江淮汝洛相湖之間當是時成仗剑 免自验也 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惝恍問其所自來不答母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 死賊計無所出乃校應登誘降其步卒因遣成至城下献忠使二城隨之成仰首呼 稱日實點為人好義善飲酒其成桐也縣中百姓多喜與之遊藏壬午冬成從應益 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與往來者 地具氣插肚也久之忽悲愤死一腹而萬世不稱其故何哉李生司先生卒時年已 蜜成傳

赞日余當至實公祠拜其像版然流涕者久之鳴呼賊蹂躏偏天下。而吾縣以孙城 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應登既陷賊賊殺之於沙河其三千人傷於孫羅二股仰 國朝文匯一卷三三 食民間巴而城內食園割掠郊野大兵至悉散去就兩将至江監殺之 城上守兵回我蛋成也販使我招降若等者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若等努力無解 黃得功引兵駐係真亂乃定於是有四貞烈婦事傳於世其一為補年婦不知其姓 香焚之煙綾起為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因守益及使人間道請較于總兵黃得 軍抵楊州之俄真縣縣人設守而城外居民倉卒不及避多權亦福五月望晴南侯 崇被甲申春三月流城李自成 化京師烈皇帝前於萬歲山西北諸将多擁潢 段渡 少矣國家之敢心庸獨羣盗之罪乎放身成仁得之成卒可故也夫可悲也夫 懸守猶得父子兄弟相保也曷可忘其所自耶當此之時使牙大夷其不為賊用者 双得切引兵來救賊大敗走毙縣人立祠于城内西山之麓祀之成死之日是為歲 絕賊凡攻圍且数十日縣中沟沟謂城旦夕破莫知所為及聞成語士皆起人人具 且連請兵來提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二賊怒拔刀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 河而南部将惟高傑兵最強傑本降将其兵故敢也所至恣淫殺無忌四月職能前 隊真四贞烈合傳 王 國學扶賴社印

名其夫以補命為生居西城外賊至其夫棄婦逃賊挾婦以行婦無惟色隨行至一 飛如距運河半里許其下湮而橋上遂成市肆盖有木工居馬賊至居人皆走而木 即負渡橋婦伴懼逸巡賊背而持之甚力至横水上婦人大呼奮身一躍與賊俱墜 并不甚深必一人下。校我上在上者更挽之乃可復上不然然不能上也於是一敗 在母懷如故距城四五里道旁有一井井深大餘水半洞有二賊過井上渴謀汲飲 橋橋中斷而横一木為渡婦伴懼曰于婦人安能渡此若負我以行其可也敢曰諾 俯視之一婦人匿馬二賊喜謂婦日女更無可逃盡上而從我婦口不能自上幸 婦乃挾幼子行至運河側抱其子赴水死已而夫循運河行覓之見處浮水上幼子 工亦乗其妻與幼子去賊謂婦口好懼隨我行作我家婦復拔刀擬之日不且殺女 **韩而贼处浮屡沁久之遂俱没而南城外有諸壩相環接塌皆有極其三壩之橋日** 水中賊力自奮起而為婦所持岸上賊夾河而視欲擊婦恐更傷賊相與語真知為 日月上川川川には 南侯之駐儀真也兵與民頗相安縣無赖者食兵之货多以女適兵化偏失其所者 躍而下以肩為梯而推婦使上婦旣上在上者更俯首下引賊婦乘其不備按其頭 而奮力擠之遂亦下。井固狹二賊顛倒井中婦因取井旁石並土擊而填之乃奔靖 不可勝数有貞女黄氏其文本微賤無行而母又早死女年及第有美色其父與媒

西京 公臣 一 適其逍遙奮不與賊俱生分豈賴慕乎名高弄養賊者嬰兒分更快心於寸磔之市 名媛天產分下處蓬萬一行卒志今復何畏乎强豪身国华於亂離分忧更若得逐 平為此女者亦良難矣欲逆父則不孝欲從父則失身匪人欲正告父知父然不可 威衣裳為容貌其父不之疑也而貞女遂乘間自縊死縣諸生高配天閒而嘆曰嗟 謂贞女曰女有行日矣他日富贵勿而翁是忘貞女唯唯越数日貞女知期已近乃 長也又曰此干夫長也又曰此為參將為游擊行且為元戎矣已而一兵來納永父 悟欲斷于未納采之前則父之貧尚未餐欲先以已意告人則恐不得遂峽志若貞 的謀马軍中的不惜貨財吾無所惜吾女於是兵來視者紛紛父告員女曰此百夫 女春可謂正而有禮智而守義矣因為歌以弗貞女及三烈婦馬其解曰 朝若乃彼以禮將此以禮命似可不同於劫賊分何輕一死之等於鴻毛是其立志 若山林深分虎對藏太極高分響風與四海溪溪分波湖澎湃而不同其汪洋十古 浩浩会往往便代而時著其嘉城中有一德会歷百變而益光不本於學問分而不 分遇孫吳蘭正之幹而亦可以挿霄漢分至風稱捉挺者乃忽養而靡無嗚呼嗚呼 不熟知勇性成也故兹三婦一如前後一樣也解日氣撼日星兮喷江湖智移山狼 余是可以不良分萬不知見危之薦紳耆老其何如再歌曰雲天兮蒼蒼烟水兮茫

福僕二人皆仍明時衣冠匿跡於邵武光山寺中事烦聞於外而光澤守将吳濟使 進令死者不可勝数而畫網中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 督師洪承轉旨棄關撤守備七関皆沒而新令雜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 有美彷彿坐高堂心知和樂兮悅未必 宵怨上皇時向天門思帝鄉霞氣朝流逸日爱驅光逐影穿窮於為思奔飛如忙忙 順治二年就定江東南而明唐王即皇帝位於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 母兮降康產娥兮鳴嬪酬酢錯兮百祉翔獨下土兮失姬姜基不見使我傷鄰躅終 崎省冥分豐草長上帝降言分遠近将玉琴野瑟分舞究憲宗龍青雄分從風風西 既失網中邀梅華謂二僕曰衣冠者列代各有定制至網中則我太祖高皇帝制為 由乎文章獨斷自性情分而獨標其芬芳魂今魂分歸何方魂今魂今其所呈魂今 為先生畫網水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盡也日以為常軍中皆轉笑之而先生無 之也今岳遭國破即死証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為我畫網中額上於是二僕 人掩捕之遠送都武守将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中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 給不可以久留今我心皇岱徽未足以家今湖海莫可以房蛇獸青亦今蛟輔黃胤 **畫網巾先生傅** 大清

盛亡入山與洪國王等收召散卒及摩盜號曰恢復聚且喻萬人而明之遺色如於 武之永坪池鳳陽說稱先生為陳係献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內班班然 等得侍掃除泉下矣乃於然受及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取義死雖亦使何 吾兩人者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群吾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群以处 其姓名先生日岳志未能報國留姓名則係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係家危不能 住之網所之網日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日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網窮若 先生日吾舊識王之網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替有功者也名高喜便 洪國玉曰曹大鎬日李安民先是自威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為稗將得仁既敗死自 國朝文題 卷二十三 吾於網中且不忍去死髮那之網於命卒先斬其二僕摩卒前梓之二僕瞋目叱己 益且夫改制易服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話之以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以 己大冠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贵若一匹夫低强死何 即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為畫網中即以此為吾姓名可矣之網已天下事 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盛從機車中出先生調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 師兵部右侍郎楊重照為事府正為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替兵潰於郡 姓名人皆呼之日重網中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後四管者日張自城日 丁四 國學扶輪社印

图 赞見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氏落人間者始於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 張自威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 殺我者今當般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照傳鼎致先後被獲不伍死 思之案日夜矣終不俯仰事降將寫死汝手其伍難之乃舊被裂皆抽刃相擬曰不 管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傷略盡而敗将有願降恭率兵受招撫於 惜也夫如畫網中先生事甚奇以當時軍中有馬根圖者見而識之是為獨生舜也 福及九族故多匿跡而死以全其宗黨追崇顏甲申而後其今未有如是之酷也而 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民余疑其出於附愈故不著於為 以余所聞或死或遍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順多有使吊古之士莫能詳寫豈不可 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只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日吾熟 生謝罪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題日畫網中先生之差而歲時上壞致祭不報當四 白金一封授行刑者可此根川完生所贈也今與汝遂被戮於秦宣之衫津秦監諸 節烈名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起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鄉於地復出 教之堅也先生日吾何勇勇吾君耳一籌其效而東手就擒與婢妾何其又以此易 月上重 悪とことこ 范增論 P

於項籍矣使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為以號令天下矣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 是政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王侯莫不北面俯首唯唯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 關出戰諸侯起於匹夫其勢不足以相敵住往屎碎敗飢當此之時項藉以暗吸此 陳勝吳廣起於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爲慕轉而攻系而秦以積成之餘開 走而莫吾難而不然者勢且一失而不可復級嗚呼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勢而 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况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 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功伐豈唯項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 也勢不能不聽以羽之雄而不知為此者。非不知為此也其心報轉自思無以處義 吃之資拔山蓋世之氣所當者碳所擊者服卒能入聞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於 終於無成也數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義諸侯並竟而秦以虎狼之心破 此義帝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既失其 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於威强而不敢動及 之變所遇之睫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避之則勢在我而天下唯吾之所奔 可以治矣而復至於大亂此不明於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 定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天下之治亂勢為之也勢 於項梁之死而奏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刀義帝非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則 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故 家好奇計教項孫立赴後孫從之嗚呼吾未見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 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為何義也哉史言記增素各 已去矣當此之時的有人馬城起誅暴養修先王之法極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於 周又数十年而後及六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與也固也其澤已就而其迹已熄其勢 戦攻周且臣衛於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為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先及 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即以帝燕齊三母各知燕齊三骨之不心服 天下平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 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母弱已甚為來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於 之後以討秦之罪奉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大 也况以牧豊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哉吾者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 宋廟既覆而養於亂賊之手者而其流風餘思未斬於世天下之人猶有不忍忘之 國也其威也皆南面而稱王其敢也皆囚房而被殺楚之人不忘其先証無齊三晉 心於是紛紛而起輕歸其名號於先朝後其為名也正其為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

所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 楚霸王蓋其清見勢絀支吾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擊於天下之利害而有關 而心忌之以故舍聞中而都彭城思所以耶除之馬耳當其分天下立绪将為倭王 取滅亡為天下笑而增用之態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呼的非明者,為能觀勢之 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否獨惜夫後之舉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 其請復立六國後世張子房以為不可由此觀之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 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於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郡食其謀挠楚權食 於項氏之存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额之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 項王欲自命。則有義帝在也旣王諸將而己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於是立號為西 司馬邊以背關懷楚為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為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 國蘇文匯 卷二二 所立以自制夫豈明於勢而熟於計者故鳴呼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遺之變 亦可以背項玉向之俯首畏服者一旦攘骨而與之抗而項王固無以令於天下矣 之而我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解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己 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歲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於是而達 義帝之立不正無繫於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心實由於此矣嗚呼項籍勢足以臣 王大 國學扶輪社中 图月七重 美子三 不忍決絕而遂以身殉之悲夫 於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旦魏其誠不知時變难大無街而不避吾推其故皆由於 重耶追丞相請田而又贵望區區一田之為都者何也既有都矣而又強淮夫與便 聖機天下士郡國諸侯皆附之而避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 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即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确 往賀丞相是亦猶前日幕點之意且不肯遂得過丞相之意耳而兩人之首已頭於 勢雨人意相憐回思養者震耀一時奔走天下置異丞相今兩人積不平而丞相撞 **通設張具必欲得武安一往豈其慕豔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都國諸侯以其顧盼為** 灌夫之死為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皆去默默不得志而难将軍亦失 嫌除不開聲敢不露彼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魏其 調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己乖異国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蹤跡而 吾未嘗不嘆两人之愚也夫君子處亂也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 而况魏其之沾沾自喜雅将軍之好氣懷不平之心嫌除死開而又為之且前且却 魏其與武安以淮夫事相親天子卒從武安議殺淮夫原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 魏其論

當漢之矣夫所貴於學者為能成一家之書而前後不必相同彼此不必相機以各 原之離縣九章皆忠臣爱君倦倦之意雄乃以遇不遇命也何必遇身哉因摭離縣 出其機極而勿能於古人而已方雄之少年、悉司馬相如之賦叛擬之以為式而風 楊子雲亦漢家文章之豪也其不為章句訓話而默然好深湛之思余當賢之然亦 法言所敗耳而當是時極難之論文者吾有取馬讓之言可凡人殿近而黃遠觀見 為三代以後大儒幾元於孔子孟子即一二大人先生亦不免為是說徒為其太玄 事務以為不得已而為之臣既已為之臣矣豈不得已之可以釋其罪哉而且謂其 也彼直以區區文字墓擬做效而逐為可以入聖人之列亦終甚矣後之論者怒其 太玄以擬之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之相與做依而馳轉何其不自度量至此 離離不必廣也亦不可反也離離可反而莽大夫亦可為矣後又以經英大於是作 而反之又旁離發作重一篇名曰廣縣又旁情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夫 其旅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然則庸耳俗目其愚無知如此悲大蓋由來久矣 以知古作述之家其孙危大抵皆然也因識之於傳後 而劉敬以後人之復替祖為處夫至後之人則已不復復都復報者當其世耳吾乃 讀揚雄傳 A 14 Jan 64 11 11

官交非吾不樂商買非吾不通交遊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贵親戚非吾不和有吾 得失之勢也子何以云爾子請勿復敢見子矣戴子回因也否試且略言之苦者生 庸夫之目皆以汝為重輕好人之手皆以汝為上下或被鞭乞哀流汗相屬不然致 民之初潭潭重盛千百年間耕田鑿井衣之食之天下太平安樂無事當是時豈有 胜久而不壞受我者歸之不受我者謝勿往吾豈有求於世哉世求我而已耳是故 尚非余則咸城嗟嗟窘然而無以生一二迁妄者吾避去自餘諸公貴人皆孳孳養 領且云云豈有說乎戴子曰吾数汝之罪則豁汝使化而毒未敢銷汝使打而害無 矣汝固若是者耶其何以動象如是甚也神曰吾行遊天下靡人不畏罔敢不恭子 汝哉自汝出而輕重其制鉄兩其名方圖其象流傳人間感亂其意滿端俱起於是 則坐無吾則死是故資我者縣官有禁年我者錙鉢不遠誠明夫利害之分而審夫 余手摩而目為及庶民卑賤之流無不願為我免者且夫吾之為質也流轉而不窮 教也神怒曰余固知孺子不足憐今偶相遭而聚辱我且夫吾之為功也薄海內外 已戴子見之日此何神也农日非若所知前問神神具以名载戴子笑只吾聞汝久 有神色亦而目方刺其面為文立中衛臭達於這泉皆拜祈請甚為或咄咄嘆息不

西南文图 卷二二 老不可勝數也且又攝其緘膝因其局鋪兀然匿於小人暴客之室中釀爭而藏垢 数也提土刻木以為人而强自冠幣、羊很狼貪之徒而恣侵恭夸窮孤而汝之助虚 為盜賊至於官之得失政以賄成敲骨吸體轉相吞噬而天下之死於汝者不可勝 避正而越雅使夫義士仁人程程然懷懷然不能出氣修德益躬有文益風而汝獨 疾見之者慕聞之者思得之者喜失之者悲有無不平。食各接踵而充塞仁義障故 心計走坑险樂死使係損人益己互相複奪或至犯科作好推牛發環聚為博英出 象共権之以去 紛紛然奔走天下顛倒豪傑敗壞世俗徒以其臭薰蒸海内氣之所感積為迷惑之 為吊也盲者笑曰若子所言是第知盲者之為盲而不知不盲者之盡為盲也夫盲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衔善鼓琴。都有某生召而吊之日子年幾何矣日年十五矣以 日月使天下帳帳乎無所之而惟汝之是從神马子言固然然余之道此乃其所 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岭容貌之妍聽宮室之宏麗無乃甚可悲矣乎各方以 為神也汝為足以知之汝為足以知之因仰而嘆唔笑而却走神目四顧舉手而别 何時而眇曰三歲耳然則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馬而趨不知天 盲者就 一一國學扶榆社印

為子恐為子吊也其生無以答問詣余言余聞而異之己古者替史教誨師箴敢賦 目談吾將謂各各然而行冥冥然而避天下其誰非首也首者獨余雅余方且睥睨 一惡入其所精常而不疲其神於不急之務不用其力於無益之為出則售其術以飽 膝誦若督之師驗敢之師想是也被之言者獨非其倫耶為記其語庶使覽之者知 薛大觀字爾監雲南昆明人其先江蘇無錫人洪武中选雲南大觀之妻曰楊氏生 顧盼謂彼等者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我不自吊而吊我吾方轉而 者曷當首哉吾目雖不見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以目無妄動為其於人也開其音 基矣于之以運動知識之具而人失其所以子之之意報假之以陷消其身者並獨 行逆施低侵馬頭且販而不之悟卒站於網難入於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愛人 用之概事至而不能見見而不能遠野恐之品不能辨形正在前不能擇利害之來 其腹如是者久而習之吾無病於目之不見也今大世之人善為非禮之貌好為無 而知其姓氏審其語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限以為步之疾徐而亦無顧危之 不能獨治礼之故不能職詩書之陳於前事物之接於後終日親之而不得其義例 龄大炮伴

老異或又勸大概大視日此李氏之官非明官也於是事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 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共迎帝人演可望走北降漢人之前不附可望者哲学出自 大概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司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概 皆在張乃只君父子為國死各姑婦獨不能為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鎮兒者把 兒安能不為父死大觀日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皆在将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 活豈可得乎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日父為國死 軍沒尋至漢帝出奔於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母國君死社稷臣死者義 独氏之官賊官 也余義邦為當是時永明王即帝位於廣東可望陽臣永明實不用 節重於海南紫積本產盗張敵忠等陷罰已而大兵討張敵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 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親父子為諸生能文章。重於諸以及 国本と国際大言 日婚為王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果攜手 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我乃崎區域外依小夷求煩史 上有機回能求觀有接回無機大概父子讀書其間哲界出歲戊戌清兵破李定國 **豫可望李定國等走漢漢人多所可望得官而大悅父子名士或物之出大觀日此** 下楼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后相牵浮水上幼子在婢懷雨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 國學扶輸社印

|極之先是大觀之女通同縣都生是日隨其大避亂西山距魚樓数十里兵至火起 其夫復他逃女日嗚呼吾一婦人将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陷京師列皇帝崩先生是時年未滿二十間之痛哭即散遣其徒去終身未離僧会 者重山登嶂而曹先生少讀書山中僧食為童子師崇祯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 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遊馬余韻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赞日曹先生一布衣遭國破逐棄其家終身為人傭工以死彼受人主知遇得富貴 有問之者爾備工固知讀書子答見吾不知讀書也弟能識字而已鄰里鄉蒙皆至 人而先生在僧舍種菜如故間有容至軟避匿不與言灌性之般時時取書說之或 距其家僅數里木當一日歸也為僧種來僧食之以酬其備工僧之易者前後数十 曹先生相城入逸其名維周其字家距機陽十餘里機陽者猶江之市也左右環之 赞以自神廟以來天下多故行間大吏計惟有逃耳一逃而廣爾失再逃而流寇福 七十有餘矣 知有曹先生之高節其族有一士人投徒於縣中余住問之日吾伯父行也今已垂 又逃而金陵亡而間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烈皇帝之死為何如也大 曹先生傳

國南文匠 卷二十二 國學扶賴社印

而反顏事仇者視先生何如也吾縣士大夫當革命之際不仕者雖多而苦節獨有

一曾氏

楊劉二王台傳

二王兄弟者也崇祯庚午是知舉於鄉庭辰召武投戶部主事界選洱海道副使廷 楊畏知字介夫陕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人而王運開運宏所謂夾江

起天下大都而真以解遠得脱承平且三百年其富麗擬於中原矣點公世守滇南 弟日運宏崇禎五千舉人也運宏以罰點亦搞其家從儿后永昌崇祯中陕西屋遊 係以贡士通判永昌皆演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為王運開運開以進士起家而其 十餘傳而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出多門諸土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

七月其必奎及冬十二月朔沙定州反製破真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州自将兵圍

昌明年發獻忠死於蜀其平東将軍孫可皇安西将軍李定國率其餘黨收潰至由蜀 在四可望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練豐縣之啟明 嬰城守定州不能破而使其将李日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惟义走水 天波於乾雄當是時再海道楊是知蘇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通以他事至相與 入資州間滇都遂引兵襲滇破之沙定州敗走明年孫可望西略地且及楚雄長知

福兵敢自投水中可望素間畏知名使人教之起再三 記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 皆無屬殺淫掠之慘者畏知之力也可望再至大理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波被降 吾濟大事奈何死也可望因折箭為敬畏知乃善以爾託與吾其輔王室則自今請 哭求死甚良可望已公無自去公志在事明吾亦且歸正與復明室公盡留此身典 索踏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者郡守推官王運開署祭養兩人正色告天波 國钥文蓮 卷子二 条滿城生靈何來藏態之使退乃又趨府署禪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召之日来各 且屬永昌人淘淘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調其弟以爾未仕義不可死 保必欲說請待各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為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以不降城 不為賊伍公世臣奈何城未至報降他日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 贼矣吾两人受先帝命守此上。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求法且吾兩人書生猶義 日香曹之官皆推攝也其印何敢與公乳然印在各而與公以降 賊是否兩人亦降 勿殺人勿焚廬念勿淫人子如可望遂下令軍中如其言以故追西諸郡雖不守而 語汝逆賊跪藏他州縣之降而母者多奏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 其将吾妻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再家日集於蘇門哭且薛司明公園致死 以人誰不畏死廷傑笑以汝以吾為畏死耶各欲死久矣乃命取危酒開舊投飲料 手一 那是人的上門

裁遂先我而死那乃沐浴焚香撰上烈皇帝表又賦詩四章以見志改華以素飲養 走也廷傑日點求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日雨人走我輩生矣旦日集來聽門視之 堂還道首稱為平東王鑄錢日與朝通繁管宫室造印動設部寺臺省侍從官浸弄 我處同吾兄合葬題日夾江二王兄弟之墓数日得其處沙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 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既殯復走勝越兩人既死沐天波便人攜印住降 使召運宏行至潞江中流出手書一行付其僕日志之遂避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 死節事驚嘆良人将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開有弟曰運宏今在騰越可武召之乃發 飲家大競皆走一夕運開過延係相與語臨别運開舉手以否熟思之惟此一路宜 |鹿君能求身節命當得爵土之封聚無不服者可望日善即使畏知朝行在請王封 梁上既縊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法廷傑叱日去復整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宏 而見有老僕哭而此往告廷傑母吾主人夜半自縊死矣廷傑喟然數母嗟乎君子 於肇應改元永歷楊畏知聞之告可望口君自王滇南家且不服今明天子新立廣 之崩也弘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閣越又敗而兩專問乃立桂王子永明王 自帝矣而其常故等夷不相下。母扼脫怒目相爭以商自王誰實王之先是烈皇帝 可望可望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望既降天波取永昌間兩人

日月と温したいに 家錢不貨婦工刺繡得直顧沽酒以供夫飯夫飲必能醉風怒置其婦而婦無怨言 事深嘆永歷諸臣之不能用諸賊也 **越勇如此而先是已有此四人者嗚呼,烈矣顧楊公所為尤極難耳其志雖不成而** 中拾取之軍中見之感其意各給以金錢項之錢滿筐遂以葬其骨云吾嘆漢人之 赞曰吾聞永歷帝之崩也其骨燬且棄之於堪中滇人相向悲泣乃相率提筐於爐 益職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望可望部卒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 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盗贼終不可與有為如此奮起搏可望 鄭國執畏知至數之日何預我畏知日爾預我我預爾耶吾兩人始約尊明今明室 與廷臣爭辨擅殺宰相嚴起極是知深自悔恨漏哭上書論九義罪可望怒使其黨 如此者且十餘年一日其大願笑謂婦只苦而終身不能償余酒儀今日遭而就樂 西河绿浙江葡山人忘其姓代家於縣之西河里其夫第不事生產而嗜酒其貧酒 國家之祭號猶延於諸賊之手者且十餘載萬而畏知已前死久矣吾又於奏封 不侵乃成頭上憶擲可望面可望益大怒遊般長知於是召九我等遠而訟言首叛 廷臣議不決畏知再住远而帝拜丧知為學士已而可宜常質儿義至行在以封事 西河婦在山女合傳 P

寂無聲姑疾趣叩戶不應從壁蜜窺之見女稿衣態於問死矣時英具頗有餘者明 耳於是母歸而女留久之上葬有日矣女婚其夫之兄 母葬具有多為備及韩女至 居無何官以賢良後人京尋為大吏 請具狀在表官方急惟利且職貨以事上官怒以吾安能為此迂闊事縣人皆笑之 赞日此二事各間之蕭山人毛李班云盖皆在康熙甲寅以後比有好義者閣於官 日合葬於其夫之穴 墳例視壞已封近而祭之落私家家人謀非問勘選母家項之有童子云新人局自 拋女歸女日女已歸假何所歸其舅始私相語只農家女安知守節且年甚少而能 海為生有女年及第許時間的将行而聞氏子恭至女麻我隨母往來这英華、好飲 保其後之無悔予復勘女隨母遠女涕泣不肯舅姑日必不得已候葬各子而後歸 何惜一 婦背日速更衣婦起南面再拜不更在疾超就局與至所通之家农女爭挑燈故廉 国南之园 視之婦已自刎而死血淋漓滿臭皆驚走縣城十里有在山富氏世居山下力山煮 土此非汝家也探懷中出白金示之司将以而身份所及婦具吾十指供夫飲不足 一身時夫已醉大笑出門去婦藏刀懷中默然獨坐及你有獨紅燈來一老嫗撫 オニニ